

關里文獻考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九

藝文第十二之八

祭文

宋四十四代孫助祭先聖文 惟王體膺上聖道尊綿古歷帝師資
羣倫宗主兩曜麗天四瀆橫寓爰念叢軀叨承世譜刻意弱齡伏膺
遺矩筮仕聖朝策名藝圃無德以居惟聖是佑昔蒞縣封躬持脩脯
自解銅章逮塵金組涉歲滋深之官旁午雖有子孫嗣守邦土恨遠
衰華徒瞻首顙既涉郎臺更直帝宇覩荷隆構少寧丹府紹慶門閥
授之道輔主上續臨官崇遺補言路是開德音斯普召備諫垣日親
殿廡操履且嚴發揮有睹上贊皇猷下幹父蠱忠孝克孚鄉校不侮
內閣進班端閣布武得請天宸試才汶澣惟助抗章再臨畢父同別
鬆墀俱分銅虎輝耀鴻都歸還故魯林近五衢春融九鴈景物熙熙
原田黼黼式仰威靈奚勝鼓舞集是慶榮蓋承訓詁乃竭精誠用潔

疊鰥虔祭吉辰丕昭多祐勉惕之心弗窮覲縷

四十五代孫道輔祭先聖文 道輔早持邦憲黜典淮城方數月閒
遷守徐域大君之惠樂諫旌忠亦以祖聖慶餘能守直道不竄於法
儒者進則事君退則事親忠孝之道祖教之本後嗣弗能守其孰能
行之昔曾子耕山無祿能事父母今道輔位爲大夫權任方面嚴父
慈母不能歸養豈聖意乎因西鄉拜章天從其欲詔守故魯對揚休
命且厚於親者薄於位深於道者淺於利修其身者尊其祖明於禮
者光於祀道輔不佞敢不事親守道恭祖致祀將無忝祖聖之慶夫
日月之運天地之久不言之化也贊日月之明合天地之功言成其
化者聖祖之教也明天子北面事之如親弟子禮固不假後昆辭而
尊之然後爲貴也今授魯之政至治之初洒掃祠壇蠲潔牲帛粢盛
庶品祈享厥誠惟福流於親益永其齡

元甄曩佳台祭孔子文

於戲天地吾知其大也料數莫逃乎管圭

江河吾知其廣也游泳不過乎航葦吾夫子之德出乎其類拔乎其
萃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不江不河潤則有餘非日非月光無不及
微夫子則不知其所以始微夫子則不知其所以終儀範百王憲章
後世祀典常奉歷代有之孔林茂密子孫保之釋奠廟貌神其歆之
于欽祭先聖文 惟王德同太極道侔元氣集厥大成垂憲萬世於
赫事功拔聖之萃王祀萬年魯廟有歸泰山可頌魯宮巍巍河海可
竭魯墳業業望魯有年今始魯遊春風沂水瑟音悠悠登降有嚴洋
洋珮璆敢不肅恭以承神休

明林榮祭先聖文 天地至大也然西北或傾東南或缺則大者有
時而窮日月至明也然既中必昃既盈必食則明者有時而晦山嶽
至高也然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則高者有時而卑河海至深也然瓠
隄之決桑田之變則深者有時而竭若夫至大而無窮至明而不晦
高矣而不可卑深矣而不可竭其惟我夫子之道乎夫子之道何人

倫日用之當行者是耳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爲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者而不悖乎是焉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人而謂之人國而謂之國一或悖焉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長幼無序夫婦無別朋友無信人將近於禽獸中國淪胥於夷狄矣然則夫子之道可得而窮可得而晦可得而卑可得而竭也哉今距夫子之生已二千年歷代之君追王而師尊之通祀徧於天下封後人以上公之爵立官以教其子孫凡天下之人能誦夫子之言而明其道者咸委用之大者論道經邦小者分理庶務布列於中外我朝因之有加無已其崇德象賢尊儒重道之意可謂至矣然非以是足報稱於夫子也蓋將以闡明世教而壽國脈也榮自有識莊誦夫子之言其於夫子之道譬猶以蠶窺天未能見其萬一徒叨清秩而竊祿於朝碌碌無補於人國恒以孤夫子之澤是懼茲者謬承上命來按山東道夫子之故鄉值歲聿云

暮是用吉蠲祀事祇謁廟庭且敬陳斯道功用之大凡使相禮者聞而告之人人庶幾風教之一助

李東陽祭尼山夫子廟文 聖人之生必當貞元之會稟川嶽之精尼山之麓有洞曰坤靈者實吾夫子之所生也仰惟德合元化道存六經集羣聖之條理開萬世之太平實吾人所賴以有成者也薦享之禮報答之義達上下遠邇而無閒者天下之同情也瞻我闕里有嚴廟庭屬重建之舉爲代祀之行蓋統於專命而不敢以附託爲私榮也故踰三日之祭而不遠數千里之程瓣香之獻少牢之薦亦惟以致愚誠也若乃幼而學壯而行爲子而孝爲臣而忠嚴出處之分慎始終之節以質於幽明方竊有志焉而懼未之能也冀聖靈之如在平上在乎左右者其幸鑒之庶幾無負於心盟也

六十一代衍聖公祭中興外祖墓文 五季之衰僞孔乘勢暴如虎狼戕殺聖裔噍類靡遺林廟誰主世方草昧狐狸中處天祐斯文有

祖勃興生才九月上應奎星慈母抱持遯跡張氏乃復舊物以存宗祀一元啓運再造家門綿綿瓜瓞裕及後昆昭穆相承二十一代悠久無疆萬世永賴如木有本如水有源彼蒼垂鑒吾族啣恩思欲報之幸際明時式修觴豆寫我心思

童旭告孔子廟文 於赫闕里素王鍾英彼兕干紀震動廟庭孰吏茲土殫心經營天子曰都僉議遂行乃遷舊邑乃築新城既保族姓亦安聖靈秋孟之吉畚鍤肇興庶民百工子來不驚尙祈神貺默相厥成

又新城工成告廟文 邇者流賊竊發越入魯境曲阜爲邑地僻城卑不足防禦民旣奔潰賊肆兇悖焚略廬室突犯廟庭有司深以爲懼寇平得請於朝遷築縣治依衛宮牆俾適居之民與神明之族胥匡助望永建厥家工報僉功謹用粢盛牲醴用伸虔告

陳鳳梧祭先聖文 文武之道傳之周公封於魯邦禮樂昭融奕奕

尼山源源洙泗靈秀所鍾貞元閒氣五百昌期生吾夫子繼天立極
上承姚姁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六經炳耀如日方中睠茲闕里宮殿
有翼百王所尊與天無極譬則泰嶽萬山攸宗譬則東海萬水攸同
貌惟小子質愚而鈍方其髫髻已知敬信朝夕在齋百拜稽顙如見
聖容洋洋在上乃設繪像配以四賢春秋釋菜必恭必虔講習之餘
瞻容慕德夢寐或見恍然侍側及叨一第歷官中外奉像以隨致嚴
毋怠幸典文教晉楚兩邦推明正學以淑俊良家有精舍極其崇祀
朝夕展肅傳之世世顧惟聖鄉未遂瞻拜積此愚忱三十餘載敬趨
杏壇沐浴齊莊陟降左右道德之光如登泰山天下小矣如觀於海
難乎爲水觀於聖門實難爲言仰鑽瞻忽若後若前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天何言哉聖道則然尙冀聖靈佑啓小子不墜其傳深探本始
祇謁之初薦此蘋蘩斯文萬古天壤俱存

羅鳳告孔子文

惟闕里實道化之攸始廟庭聳天下之具瞻報祀

孔殷禮樂夙備曩因流寇披攘毒延東土致將彝器殘毀有司因循未之修舉積有歲年鳳承乏守郡諭此墜典實睠於懷乃稽按載籍發汶上之藏錢市羣材以從事質以儀譜各從品式今者百物咸具八音亦完謹涓吉日奉安敢以牲醴用伸虔告

趙賢祭孔子文 惟師上律下襲祖述憲章六經垂教萬世無疆蓋賢深懼不能學焉而來巡乃幸遊於聖人之鄉至魯至道嘉言孔彰將必有所以爲注措之方杏壇故跡瞻戀徬徨無亦惻然念賢以及桑梓之邦爲之陰佑而默相俾賢慰生平仰止之思而亦庶幾無玷於宮牆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九終

關里文獻考卷四十

藝文第十二之九

賦

唐王嵩摹孔子石硯賦 昔夫子有石硯焉觀器用宛無雕鐫古
石猶在今人尙傳從歎鳳兮何世至獲麟兮幾年世歷近王近霸年
止幾徂幾遷任往迴於几席垂翰墨於羣編時亦遠矣物仍在焉非
聖人之休祐安得茲而不捐泊乎俗遠聖賢教遺齊魯列廟以居先
師攸主上熒熒以光澈旁慕慕以色固介爾貞堅確乎規矩昔諸侯
立政周道無聞嗟禮樂之仍缺歎詩書而未分聖人乃啓以褒貶垂
以典墳必藉茲器用成斯又蓋石固而人往亦事存乎硯云至乃方
質圓形銅模龜首雕飾爲用陶甄可久橫彩煙靄不絕添綠水而常
有豈如石焉斯爲不朽昔偶宣父厥容伊何旁積垂露中含偃波時
代遷移去游夏而彌遠日月逾邁變炎涼之已多別有逢掖書生獻

策東京仰希先哲攻文後成叨秉筆以當問愧含毫而頌聲

王起宣尼宅聞金石賦 魯共王益宮於孔氏壞宅於闕里聞金石

絲竹之聲有六律五音之美清泠始奏異洞庭之載張寂寞而來非
鈞天之可視或管或磬以禋以祀徒在廟而見聽豈升堂之足擬當
其攝齊而進拾級而前遠近猶惑鏗鏘始傳式感王心聘國無勞乎
七十克諧聖域摳衣若化乎三千信不擊而不考實元之而又元惟
金也振春容而無闕惟竹也象吹噓而未歇愔愔擊石如荷蕢之初
聞杳杳揮絲疑孺悲之來謁所以表正聲之感所以同古樂之發還
想乎反魯之年追思乎在齊之月迴環棟宇繚繞庭除惟恍惟惚
如釋如心方啓乃樂可依於固將極天而蟠地豈徒舞獸而躍魚疾
徐有則清濁不忒非審以知政非作以崇德藏書之壁時繹繹而難
分夢奠之楹乍洋洋而未測響雜乎鴻鵠韻調乎宮羽絲管不形篋
簾無睹固可掩歌鐘於二四配莖英於三五及天鏗爾樂闋油然思

深睹與且驚夫盈耳廣居由是而革心豈不以感上聖之旨聞至德之音哉皇家始崇儒禮莫先褒聖尊素王之號廣舊宅之敬儻逸韻之再聞播乎樂府之盛

許康佐宣尼宅聞金石絲竹之聲賦 嗶嗶樂聲瞻言闕里視之不見聽之盈耳宮牆如在可配於鏗鏘德音不忘曷聞於年祀猗歟原至樂之作異凡音之起靜而疑深絕而復尋繹如迭奏嚶若同音豈幽通於元造異中出於人心聆其節奏相夫擊拊發和鳴於闕域應流韻於墀廡旣嗟乎可得而聞又思乎其所不睹疑一唱之歎且至於三比衆音之和不容於五莫不動心而駭耳感今而懷古鏘若在懸哀如在絃筊簫無形異和戎之二四聲詩合雅同鼓篋於三千事寧同於想像理實闕於言筌爾其融洩克諧肅雍清越通明洞幽變化翕忽激數仞以徐來觸兩楹而靜發憑合莫以方奏流元閒而未闕故能動心導和響皆順正德有符於解慍教實倍於施令式彰乎

不測之神以見乎多能之聖俾恭王之是驚聞斯行諸稽太師之所
謂始作翕如且遺音於棟宇寧假手於元虛於是辨清濁節疾徐知
笙簧之迭和訝鐘鼓之相於其變無方其來不極靜好交至激揚未
息簡子夢中之遇其志則流靈公濮上之音其聲多慝曷若舒嘽緩
遵肆直俾天音聲之道感通咸聽此而知德

蔣凝壤宅得書賦

孔氏之居中藏古書當霸魯壞隳之日見亡秦

焚滅之餘卜數仞爲燎垣時之潛矣定四科於竹簡世以傳諸當其
漢偃兵戈魯修宮掖將窮下國之侈遂去前賢之籍并吞一畝方取
地以崇居摧折兩楹遂得書於暗壁悲夫其宅也人亡道窮削跡於
中瓦隳而阼階缺裂塵飛而環堵空濛鯉也必趨之庭將爲輦路仲
由未入之室欲創離宮其書也藏書廢久坑儒之後蟲侵而鳥跡微
虧土蝕而韋編欲朽虞夏不刊之典出彼圯墁殷周將喪之文存於
培塿於是升彼堂矣棄諸簡焉信遺址兮必取寧古文兮何傳將上

樓臺剡榛蕪而屹若俄聞金石扣寂寞以鏗然王乃凝思潛聽追踪
輟作存其宅兮不壞知其書兮可學悔曠古而榮今庶立禮而成樂
門庭猶在存聖者之規模蟲篆難詳是古人之質樸倚伏相推於焉
有之不廣其居則斯文永墮不聞其樂則往蹟全墮信乎君子所居
亦廢興而有數聖人大道當用舍而隨時今皇家修典墳崇闕闕開
儒館以待士設文教以濟國千秋萬歲知此道之無窮四海九州信
將來之有得

呂牧子擊磬賦 大哉將聖樂天知命憲章文武昭宣孝敬遊道藝
之門觀魯衛之政知禮文之述作繫王道之衰盛將有托於知音故
先擊其浮磬翕如始奏泠然激揚旁達草木獨調宮商律中乃節而
信清引而越以長何一氣之立則若五色而成章羽可以振振獸可
以蹠蹠神人以和舍此奚取樂懸之位斯焉是將諧協於國風本一
於心始將此易俗非爲悅已作於朝而君臣同和聽於家而少長咸

喜不達情者莫究其理不賞音者莫知其旨非有爲而作焉豈苟樂而爲爾噫斯道之行如磬之聲合於制度發於清英應小大以隨擊拊原始終不可將迎伊物情之滯隔莫不由此而發明謂爲藝以吾不試語之道而知吾志固非繫而不食豈止垂之如墜曾見訪於莒弘反受嗤於荷蕢彼往而不返欲潔其身如樂之無節則可奪倫義有昧於反舌耳無閒於日新何沒沒於隱者亦硜硜於小人必也審音居然大辨動應而溥暢虛中而獨善使石聲無定則我心可轉初未明乎弛張庸詎議乎深淺一雅一變正聲久遣子擊此者亦屢歎之唯聖有作闢敎命夔乃知樂正雅頌復在於明時

薛勝之孔子彈文王操賦 文王有聲惟聖能審初彈雅操知德音而有懷稍奏遺音覺儀形之可冀雖然之狀已究鏘然之響可尋迹而不作載好其音德必不孤諒前聖合於後聖道乃無二誠此心達於彼心其神也邂逅相遇其慮也罔或不欽則知掩四方而氣正加

一絃而義深曲引烝哉調吟皇矣穆穆乎順帝之則洋洋乎令聞不
已同聲相應雖千古而會徽音異日而論猶萬邦而聆遺美所以聖
賢不遠古今一揆且將合於心豈獨盈乎耳旣而溫故知新若聖與
仁千里同風自宜契於風韻千年一聖當閒出於聖人玉指迴軫朱
絃應律運八風而吹萬迭五音而不一旣而文德在茲以寧王道宥
密斯操也必俟後賢吾無閒然陟降因我而著昭穆因我而宣符蓋
微之言無毫釐乖於是叶同音之理豈合度差於前是謂惟神所受
繼聖之後自得於心匪傳於口稽帝謂之意勤止豈無非天縱之才
生知何有無音不合無德不宜翼翼之心因心而會疊疊之善盡善
而知師襄於是作而言曰子聖人也與文王而同規

無名氏聞韶賦 韶則盡美聽何可忘況至德之斯過聆奇音之孔
揚天縱多能信以嘉乎擊拊神資博學知具美於典章用而不匱樂
亦無荒若充乎四門之術不離乎數仞之牆驗則足徵用之可貴聖

者妙而合道志者仰而自慰悅五音而肆直孰謂其聲致六府之和
平自忘於味省風而八風叶暢觀德而九德昭宣季子慙遊於魯地
穆公徒饗於鈞天曷若觀率舞聆薰絃變態無已周流自然可以深
骨髓而期富壽豈徒資視聽而娛聖賢至若清磬虛徐朱絃疏越鼓
鼓以之迭奏笙鏞於焉間發以感陰陽於宇宙耀光明於日月自表
虞德之不衰豈效文王之旣沒是知武也未善濩也有慙鈞化歸於
二八讓德明乎再三所以其道不窮厥監斯在驗率舞於百獸想同
和於四海如其樂正非關自衛而來儻俟風移有異從周而改情情
不極杳杳乍迷俄將復矣抑又揚兮夢周公而不見想聖德而思齊
聞斯行諸厥不踰矩感心駭目是何其睹悠然而往三歎如在夫寥
天滌爾而施萬籟已吟於九土詎忘味於三月諒永懷於千古幸賦
韶樂之遺音美哉尼父

又齊人歸女樂賦

昔齊人饋魯傾城者八十人瑰豔絕代綺羅嬌

春洞橫波於慢臉迴流風於嫋身蓋以仲尼定魯禮樂制齊君臣斬
倡優於夾谷之會復土田於汶水之濱故遏雲與迴雪實內圖而外
親將敗魯之政弱齊之鄰魯君臣果不端操迷不先覺聞進淫哇之
聲皆忘聖人之學城南於是考雷鼓歟雲幄結齊魯之歡受鄭衛之
樂感煩音之涼慙成正聲之躊駁夫子則不可救其失復其迷望龜
山以命操觀鳳凰而銜悽痛王綱之蕩蕩順天命之栖栖魯侯若盛
德是樹古道是稽抑麗靡而不納見聖性以思齊知季孫之僭惟仲
尼是與足以受無疆之休足以振將墜之緒何敵國之敢抗良霸功
之可佇悲夫任權臣之傾國納文馬與美女薦神祇之所歆誘耳目
而不拒荒笑語之啞啞溺衣裳之楚楚由是齊日以長魯日以微見
鄰國之侵地聞志士之沾衣雖代祀則遠而德音不違往者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若監魯道之有蕩放鄭衛而不歸則可以得域中之大
致天下之肥者矣

宋王禹偁仲尼爲素王賦 鳳鳥不至兮河不出圖聖人無位兮立
教崇儒道之將行但棲遲而歷聘民受其賜猶南面以稱孤有以見
同乎王者孰云乎蓋出司徒者也原其運屬陵遲力興儒素道將侔
於皇極化實被於黔庶文行忠信設萬世之紀綱禮樂詩書崇百王
之法度於時也魯道有蕩周德下衰言念萬國將同四夷不有聖也
誰其救之我所以行教化序尊卑造次顛沛兮於是東西南北兮忘
疲用能定君臣父子之道述皇王帝霸之基夫如是則土無二以並
矣位通三兮偉而異夫振乃素風齊諸大寶贊易象兮素人時修春
秋兮行天討講於洙水初彰化下之功登彼泰山宛契升中之道自
然其教斯廣其號彌尊豈止同明於日月亦將比德於乾坤居無求
安四載之勤勞是效弋不射宿三驅之田獵斯存蓋由宅一畝以卑
宮佩五常而克己其位也因於陪臣其道也齊乎天子列四科而升
十哲元凱何殊誅正卯而斬俳優四凶竊比聖德洋洋同諸帝王行

東脩而陳玉帛端逢掖而垂衣裳夢見周公求傅巖而允理問於老子師尚父而彌光大哉道濟古今教流華夏瞻不泯之廟貌若無疆之宗社悲夫商辛夏癸兮號獨夫又安得比於儒者

元郝經擊蛇笏賦并序

孔公原魯孔子之裔孫也仕宋祥符間嘗

以笏擊祿蛇其事其節則有臨川之誌徂徠之銘王偁之傳在其笏則歸於今張丈彥遠經晚進曲學固不足贅於諸公之末然義激於中而有不能已焉者謹賦而廣之昔仲尼之得政也兵裔夷尸姦元藏甲出大都圯魯宴而齊沮王道之端於是乎啓奈之何天不假命遽行而遽止其餘威遺烈鉞於筆而鈇於禮誅十二公之亂臣二百四十二年之賊子壓之以大經束之以大法莫敢瀆彝倫而擾天紀孰意其逆魄扭而不散逆靈締而不弭蟠結乎大塊之阿囚鎖乎九原之底乃卵狼而孕戾不矜廉而厲恥每閉治而爲亂輒張慝而掩姦代謝屈伸閱越千祀以及於宋化祿蛇而陸起窟宅乎廟堂馮附

乎神鬼蜿蜒蜿蜒曳曳頻頻伸腹偃脊呀口侈噬呈露怪狀愕目奪
視侈大澤之運動常山之勢愚更蚩氓崩角蹶趾醺酒血牲甬匍祈
祀若新莽盜國而無知之民共稱符瑞狂巫顛視踴躍驚喜稱爲神
龍因緣爲市若賊操竊權而嗜利之士爭爲役使妖聲異聞鼓舌轟
耳喁訛唱和譁呶叫噪震一郡而駭千里莫之敢詰亦莫之敢訛聖
有賢孫釋褐於是端笏而前山立顧指蓄銳俟發韜鋒卒起若子房
之脫秦始奮笏而擊賴折身弛祚死於心毒搖於尾若太尉之擊朱
泚於是惑民雨解義士風靡天子是嘉用爲御史司國之直致國於
理而諫中宮之廢折遼主之謂邁節特操藥乎清霜皦乎白日雲高
而山疑是仲尼之以直道貽厥子孫俾萬世如矢者不屈不撓拔邪
樹正賞善誅惡無時而已也則是笏也與誅卯刃修經筆共萊人戈
叩原壤杖墮三都鋪異時而同跡仲尼爲不死矣嗚呼叔世而下蛇
龍混蟄春雷瘖而不鳴直道償而不植已剗方而爲圓又枉尋而直

尺誣謫誕僞異態百出有蕩俗惑眾乘高而爲奸若茲穴廟之蛇有巧發毒伺中人而不可測若含沙之蜚者有之笏也無之人也孰爲之擊也

楊維禎正考父鼎賦

客有孔林子問於鐵崖先生曰人知三代傳

鼎定於郊鄔以卜世而亦知吾聖祖仲尼氏之有世鼎乎先生曰未也客曰自夏后氏之明德也鑄金九鼎以象九州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弗畱殷紂弗率繼遷於周孰知吾聖人之後也而有孔口先聖雖祚滅於宋而祖廟有鼎寶重於遷洛而見非於義士之流者也當弗父何之嗣國也曰旣嫡而且賢輕千乘於一芥兮授之弟而弗傳及我正考父又佐戴與武宣位極人臣讓德益虔廟有重器金耳玉鉉於是而鬻於是而饘寶共儉以愈力恐祿食之過僇旣僂偃而益俯走循牆而若蹊銘斯文以不墜實貽謀於萬年有明德者必達符臧紇之知言吾猶惜魯人之善知而不善用使必達之效

僅見於夾谷之歸田他日卽大鼎之納廟又徒以寄忠憤於魯軌之編豈非天乎先生愀然曰傷哉辭能知孔鼎者知其一而猶未知其二也余聞鼎之於易也其時義大矣哉革旣變而法立志有在也革旣變而無制亂之待也考父氏之知革也故制器立法以成乎志也饁鬻於是者若不足以餬余口而達明德於後者實足以勸上帝也滅於宋而奔魯者若不足以容一時而歸於魯以準天下者實足以開萬代也是其鼎也大其大而與天同其涵重其重而與地同其載也故九鼎乎百王者可軒而可姒也楚子旅之所不能問而鬼與區之所不能對也辨其名於周漢者不得以入其佞託萬子孫於山甫者不得以襲其詭也茲孔氏之世鼎若是而又何必仲尼之當世也客乃意而起爲之頌曰周客續殷尹我東土禮物旣修文獻攸聚聖人七祖曰正考父傷禮之衰追道高武商頌旣作刪詩特取惟茲有銘重鼎大呂一命再命曰僂曰偃以餬余口亦莫余侮作羹何人覆

餽公所染指朶頤甘蹈鑊斧維祖之孫有達在下萬帝王師光鼎於
祖子小子某學禮於俎載希矣斯式頌於魯

又狩麟賦并序 獲麟之說諸家不同或謂秦西漢之瑞或謂漢受
命之符或謂夫子將沒之徵或謂夫子經成之祥修母致子之說蓋
陋矣近代傳經者遂比於韶成之鳳夫以麟爲應經而出是麟之靈
也出而見獲靈何在焉故公羊以爲異而杜氏謂春秋感麟而作經
因以爲終其理爲長吾夫子固嘗歎鳳鳥不至蓋歎道之窮而帝王
之瑞不出也大野之麟胡爲乎來哉因獵而獲則是麇混於羣獸而
爲虞人之所擒耳獲之云者悼之之辭也悼之者悼其出非時而爲
虞人之所擒也故聖人感之作春秋絕筆於獲麟之句所感而作因
以爲終故獲麟後二歲而孔子卒矣何瑞之足云乎王通氏謂以天
道終者卽此意也故今亦不能外是說而爲賦昔素王之作經也其
感乎麟之瑞乎且天之未喪斯文兮鳳鳥已不至也天之將喪斯文

兮麟又胡爲而出也吁嗟麟兮祥乎異也吾聞元枵之精首四之靈
抱至仁之性拔不類之形心兮好生趾兮不踚角兮不觸頰兮不抵
音純美兮協律呂步周旋兮中規矩出惟應期兮居必擇所不犯獲
罪兮不羅網罟稽之在古或遊於苑或爭於囿或出於郊或在於藪
匪家所畜不世而有仁主在位靈獸來擾繫王風之下降彼潛形其
已久嗟嗟元聖衰姬紂麟負一角而困世蹇蹇躋於風塵削跡於衛
兮伐木於宋接淅於齊兮絕糧於陳雒龜不出兮儀鳥不至周公無
夢兮亞聖殞身驗天道兮如彼察人事兮如此道不行兮吾其已矣
仁哉麟哉胡爲來哉生不逢聖虛其應出非其時失其歸西狩之獲
世所疑反袂拭面涕沾衣春秋制作豈在茲彼以爲底文成之祥兮
何見踣於鉏耨也以爲悼將沒之徵兮豈樂天之稱聖也聖達乎其
位兮麟實瑞乎后皇聖出非其時兮麟遂異乎素王彼大野之所獲
兮又何異夫犬羊諱曰時之治麟爲瑞吁嗟麟兮時之否麟爲異吁

嗟麟兮爲春秋之所起爲春秋之所止吁嗟麟兮

汪克寬夫子之牆賦

敏學主人與博古先生遊於尼山之麓曲阜

之墟造孔林之闕里瞻至聖之攸居榑楠連雲而蒼鬱檜柏參天而
扶疎蹕亭嵯峨而倚空杏壇甃甃而荒蕪列橫序之層構峙鉅殿之
中歸屹崇門之突兀繚周垣之迴紆主人喟然而歎曰端木子所謂
數仞之牆其在茲乎吾子衣蹕蹕之逢掖冠崔嵬之章甫塗抹丹鉛
摹寫今古行式淵鑒言稱求路盍爲我拙思逞辭飭章繪句鋪張弘
麗之規緣飾高廣之度極詞人之炫耀亟援筆而爲賦先生曰嘻夫
子之牆豈今之所謂牆哉粵自二龍繞空五星降庭萃大塊之清淑
會元氣之晶英續聖神之華胄集條理之大成拓天下之廣居開億
代之文明夫是以覆秦宇以爲欄立人極而爲柱存至誠而爲基凝
至道以爲土文章爲之華飾德業爲之培累貫一理以爲楨崇萬善
而爲堵仁義中正乃其板載之方詩書禮樂乃其舂鏞之具不思不

勉初何事於經營彌高彌堅又奚煩於削屨悠久無疆乃斯牆鞏固之基博厚配地乃斯牆延袤之數蓋非有馮馮之聲俾人得而聞又非有薨薨之形俾人得而睹子與守約而獨請復聖瞻前而無方儼贛及肩之淺室仲由駐足而升堂彼州仇之何人固無惑乎不足以窺聖域之渺茫主人輒然而笑曰賢尼父之誨人若太虛之時雨示後進之表儀固無行而不與夫豈強蔽於垣墉矣乎城堞之扞禦使升高而無階謾順順而延佇先生曰非也夫物理之不齊豈鉅纖之異宜凡藏蓄之廣博必高深而難窺儼其中之狹隘外卑薄以奚疑苟處下而視高曾何異乎斥鷃笑大鵬於藩籬主人於是與客躡高蹠眺清賞闕重扃披宿莽歷石級而步趨睇宮庭之峻廣扣玲瓏之綺疏拜蒙俱之遺像覽碑碣之簡文聆絲竹之絕響爰從容而詠歸挹清風之蕭爽

祝堯手植檜賦

繫孔庭之喬木兮自夫子之文章象三才以毓秀

兮開萬葉以流芳根詩書之正脈兮表吾道之昌長昔闕里之微言
兮稱後凋之松柏惟若木之柏葉松身兮固手之而不能釋諒因材
而栽培兮在人物以如一元氣會乎其根兮集條理而大成日月拂
乎其枝兮揭文明而上行映尼山之正色兮紛蒼翠之曾敷承泗波
之餘澤兮潤滲漉而不枯雲風歎霍而經庭兮差芳氣之襲予八音
嘈呖以砰礚兮忽升堂而驚顧鳳飄飄以銜圖兮遙千載以來下麒
麟有時而出兮或遲茲而游豫彼春秋之風雨兮超震凌以自揭後
七雄之斬艾兮曾不足動其一髮金石媲乎其堅剛兮縱百秦而何
焚神左右以扶持兮知未喪於斯文吾聞孔壇之杏兮配斯文以永
久何茲檜之鼎峙兮亦茲杏之不朽信聖人之於萬物兮無一物而
不仁苟仁心一有所寓兮自當與天地而長春建深根而不拔兮屹
儒家之柱石今將指天地爲期兮壽皇圖於箕翼北極建杓而秉持
兮奎壁燦然而成行扶桑昭晰以警暉兮條風發乎震方皇覽乎六

藝之芳潤兮熙文運以再昌錄孔氏之子孫兮攬庭秀而不敢忘訪
故家而愛其木兮當百倍乎甘棠命青陽使發敷兮起朱融使琳鬯
戒顯收以來殺兮警神冥以孽養謂英材之並育兮待棟梁以爲用
矧先聖之親植兮誠有土之所重嗟七十子而承聖提兮各抱材而
有施何梁木之旣壞兮余乃不得與茲檜而同時幸壁藏之亡恙兮
瞻牆仞以有基託餘陰以延佇兮結芳條而遐思衣前後之襜如兮
恍洋洋而在斯雖朽質之莫雕兮亦求柯而爲則喜斯道之有依兮
遂游歌而不息歌曰檜之根兮輪囷檜之節兮嶙峋自周及元吾不
知其幾春檜之古兮有神檜之今兮有靈維元繼屬益將開千萬億
載之文明

明李東陽奎文閣賦并序

闕里宣聖廟舊有奎文閣以貯古今圖

籍在大成殿之前杏壇之南金章宗重建規制頗精國朝置衍聖公
府其屬有奎文閣典籍一人凡朝廷有事於廟則禮遶香幣虔於閣

中以俟行事弘治己未廟災而閣存工既就緒殿廡閤麗皆加於舊
按察僉事黃君繡謂閣獨弗稱欲撤而新之眾議譁然以爲故物不
可廢黃執之益力巡撫都御史徐公源實主之閣成高八丈有奇略
與殿等棟宇相埒金碧交映向之譁者始翕然歸之稱全功焉東陽
奉勅祭告乃登於茲閣欲賦其事未暇也徐公既購書數百卷付衍
聖公聞韶令典籍孫世忠守之四方藩郡聞而致者日益富徐公使
告於予曰閣不可負也乃爲賦之曰偉新廟兮旣宮突高閣兮麗空
海之右兮山之東極瀕滌兮爭從龍納沆瀣兮超鴻濛表日觀兮來
天風忽秋令兮始肅見奎星兮正中初徙倚兮欄前暫徘徊兮戶外
殿庭兮巍我與茲閣兮相對亭碑矗兮林立壇屋隱兮如蓋昔金源
兮始構幾歲序兮更代歎軒楹兮未燼紛瓦礫兮浮塏及輪奐兮鼎
成謁冠裳兮咸萃覽舊跡兮無餘撫孤根兮一檜吁嗟乎靡麗兮娉
婷彼齊雲兮落星悵望兮怔營或籌邊兮見京天豈若睹羹牆兮故

宅誦典則兮遺經宛科斗兮孔壁恍金絲兮魯聲感春秋兮絕筆憶
詩禮兮趨庭存奇文兮籀史脫虐燄兮秦坑藉神鬼兮呵護閼山川
兮精英乃有韋編兮竹簡石墨兮溪藤汗牛充棟兮不可以數計又
奚問兮何名幽并兮青兗渺宮牆兮在眼景行兮高山每爲憾兮不
淺金書兮玉簡幸吾生兮未晚遡秋霄兮愈沈恨夏日兮猶短仰聖
道兮彌高思古風兮漸遠閱千載兮一時曾一慨兮不滿睨逸駕兮
可攀尙頽波兮在挽噫噓噓靈有地兮傑有人賢有象兮國有賓下
厚土兮上高旻軼倒景兮離塵紛博典兮冊兮窮皇墳厲夕惕兮求朝
聞豈徒析蟲魚兮隱義辨亥亥兮疑眞訝雨粟兮天半降青藜兮夜
分蓋方舞千羽兮七旬徧絃歌兮八垠占聚緯兮周髀聽園橋兮成
均殆將興兮吾道庶不朽兮斯文巍乎高哉勢不可以極茲閣之名
兮並列宿而俱存

又南溪賦并序

南溪者故衍聖公以敬所居而因以爲號者也余

過而賦之以遺其子今衍聖公聞韶其辭曰西涯子寓於南溪之上
公事既竣賓客盡散清飈徐來旭日始旦春服漸減烏紗微岸方眾
景之駢列忽羣憂之一泮沿堤而步則蒼蘚繡地丹櫻燒林野食呦
鹿園鳴變禽繁華曜其陽叢篠陰其陰松移徂徠之峰石出太湖之
潯境已曠而復幽路將窮而轉深乘舟而泛則泓碧長曳汰痕圓暈
虛亭倒影下入無朕菱穿荇繞倏遠疑近飛羽夾翔游鱗作陣俯空
鑑以窺明激輕濤而拂潤雖非浮海之大觀亦得風雲之真韻登城
而眺則面引冕繹背負岱宗左拱尼阜之巉巖右瞻文廟之寵從古
泗北枕清沂南帶達泉出乎其側汶水繚乎其外深池曲竇下與溪
會復有平疇萬區大澤千里高原隱伏廣路長迤天翼翼以四布雲
飛飛其如駛思兩儀之既闢見萬象之流峙乾坤渺其無際靈氣宛
兮攸止不然則一溪兮幾何吾寧獨羨乎此偶遇孔氏之父老過而
問曰美哉溪乎其源可得而知乎父老曰此周封之遺墟漢國之故

池也其前則兩觀之門其後則靈光之基也地以人勝事隨代更逮
我故公而南溪是名滲漉汙濁澄渟清泠塞者疏而爲通涸者潴而
爲盈坊危有堤臨深有凭培舊植以爲堅綴新葩以爲榮斯溪也乃
冠裳之所咸集軒騎之所必經詞林侈以爲盛事海內想望其風聲
矧伯仲之具美與東莊而並稱余嘗覽前游燕橋吳纒楚忽使輶之
東邁弭余節兮鄒魯魯之山兮欽崎魯之水兮漣漪匪王事之在躬
余何爲兮此溪窺聖途之浩蕩望學海之津涯歎時乎之不再觀逝
者之如斯惟德澤之汪濊配宮牆之崔巍家與國而咸休名與牒而
俱垂吾固知金石之足恃託文章以爲期於是衍聖公揖而進曰嗚
呼此先君子之志也先生幸爲我賦之余曰嘻有是哉乃呼墨援筆
書於堂壁徘徊日夕蓋三宿而後出也

國朝徐倬孔檜賦 昌平之里鬱葱聖域獨產神蓍不生荆棘女貞
扶荔粉榆楷柏奇卉嘉樹五方所集惟茲神檜文宣手植葉蒨芳蕤

木落枚條獨畱孤榦亭亭嶷嶷風霜閱歷時代殷遙非桓魋之可伐
豈秦火之能燒其爲色也不涅而淄不黔而墨如齊室之深衣如陽
臺之晞髮其爲狀也斑龍脫角馴象摧牙如梅冶之畱根如河上之
浮槎其爲質也砥蟠鐵屈榦古銅鏗如泗濱之響石如瀨水之精金
蠹時瓊霄孤撐玉府嚴風撼頓而不驚奔電礪突而彌固偕日內之
扶桑窮羿投弓同月中之丹桂吳剛罷斧未受大夫之封不號將軍
之樹長與杏壇爲鄰相無窮於終古若夫梓隱青牛松形白鹿金谷
烏裊蘭亭修竹小山之叢桂飄香唐昌之仙蕊飛玉雖芳馥於當年
不崇朝而委身於樵牧卽如石紐空桑南國甘棠虞廷抽其屈軼禹
寢駕乎梅梁然亦隨時序爲榮落未聞傑立於千霜至於賴鄉之苦
李身毒之多羅漆園靈椿之悠邈金墉桃核之磊砢此又岐枝之槎
枿不比正學之靈柯安能並日月而照耀隨天地而不磨於焉屈

乘輿臨闕宮摩挲勞乎

御腕顧盼入於

重瞳歎先聖之手澤美儒囿之芳風龍衣藻冕殷勤披拂金支翠帽延

佇從容一作帥而一作

君將後先之揆同永摅乾而挂坤歷萬古兮何窮

朱彝尊謁孔林賦 粵以屠維作噩之年我來自東至於仙源斯時

也壇杏花繁庭檜甲坼元和之犧象畢陳闕里之榛蕪盡闢既釋菜

於廟堂旋探書於屋壁乃有百石卒史導我周行率車魯城之北縲

馬洙泗之陽即大庭之遺庫循端木之故場瞻孫祔兮居前聖子藏

兮在左自黃玉之封緘闕幽宮而密鎖出長鯨兮不驚憚祖龍兮遠

禍除荆棘之叢生罕翔禽之飛墮雨露旣霽暹景東隅整衣裳之肅

肅正顏色之愉愉展謁方終誕尋往蹟超白兔之深溝撫青羊之臥

石爰有草也苞著其名守之以龜一本百草我求其德洵圖且靈爰

有木也題之以楮非柏非樅靡癭靡癭歷千禩而長新貫四時而不

改惟先師之遺澤道莫著乎六經配光華於日月若迭奏之琴箏降
而後儒各事采獲中文古文之書先天後天之易自鄭衛以淫邪誣
春秋以深刻藐往哲之嘉謨恆末師之是則滔滔天下後死其悲安
得起素王於泉壤操筆削而正之我思古人恥同汚俗或六聘而收
身或三詔而逃祿或依李充之山或就張超之谷潛戶壁於服虔變
姓名於梅福入源水兮栽桃隱丹霞兮種竹詎如此地桑海不遷可
游可息有歌有絃耳不聞僧尼之魚板目不睹旗鼓之樓船樂土樂
土速營一廬願爲林戶躬耕墓田庶幾近聖人之居讀聖人之書將
不得爲聖人之徒也與

張英

大駕幸闕里賦并序

皇帝御極二十有三載重熙累洽區宇乂安文德覃敷聲教四訖乃稽
古時邁肇事岱宗謁祠闕里典禮崇重恩澤優深臣庶懽欣遠邇嘉

歎夫元和盛年咸平昌世僅奏六代之樂修再拜之文猶垂式簡編流輝今古詎有遠

御六龍親誦萬乘展隆儀於稽拜施殊敬於儒先

聖德顯隆如今日者焉洵足以超軼往牒燦爛前紀也臣幸際昌時得瞻鉅典雖固陋謏劣不足以發揮鴻藻然珥筆承明職茲紀載頌揚休歟敢曠司存謹拜手稽首而獻賦曰於爍惟

皇繼序纂光本仁祖義昭憲考章奠玉衡於神軸握金鏡於天闔調四氣以通正歛八風而協祥於是西踰細柳東跨扶桑交河北徼比景南鄉靡不丹梯走傳碧海浮航輪琛太府隸名職方耀幽遐以日月襲鱗介而衣裳越萬里以入贊重九譯而來王是以化洽太和道隆遂古納九垓之管籥總堪輿之扇戶參天地之清寧儼貞明之作賸文軌合而謠俗同跂喙恬而草木無軼埃壙而苞混茫駕羲軒而凌三五

天子乃高拱垂裳中央運斗容與義林優游書牖探珠淵之秘筌陟玉

山之高阜德蕩蕩以無名治熙熙而何有旣則冲然永念穆然深思
曰儀象肇啓道法昭垂寢明寢熾惟君惟師羣聖一揆六經同歸王
澤下竭頌聲式微孕星鈴於上瑞錫麟紋於昌期毓龍蹲之至德挺
鳳峙之殊姿集大成於千古開絕學於來茲溯平鄉之懿躅景闕里
之崇規庶幾哉聞見可接囊牆在斯舉時巡之鑒典秩釋奠之隆儀
爾乃乘大輅控金鉞牽翠羽捎文虹屬車按節繁吹鳴笛七萃鱗附
千官景從馳道則五里十里旌門則一重再重集於泗水之上幸於
尼山之宮斯時也清羽司音初陽應律葭管煙霏芸房露茁氣不慄
以時寒序將周而朔易撫景物之澄鮮攬風雲之明瑟旌旗捲而廣
野回春帳殿開而暮山凝色遂乃肇舉吉祀肅奉精禋春卿贊采祠
官眡牲朱火西蘊元酒東陳嘉籩廣豆豐粢潔盛振羽籥之六舞合
咸英之九成薦祝號之明信導神絃之降迎穆穆

宸容靡靡天綽殊禮展謁隆文錫賚覲靈爽之長存儼哲人之如在感神契以潛孚體道真而昭對洋洋乎僂僂乎與珠庭月角授受於千載之間玉節金鏐酬答於一堂之內也威儀告竣禮度有嚴登堂入與規周矩還瞻聖里之岷岷憩廣庭之靜便布兩楹以翼聳峙雙闕以星懸藉杏壇之修蔭挹碧池之素漣偃息於道德之府溯泳於圖書之淵於是芝蓋重葩龍旂曲柄貴儔一人尊侔萬乘述素王之嘉贊發五言之

睿詠海嶽遜其高深星雲竝其輝映斯則

聖天子蘊道之淳風崇儒之殊敬也簪纓陪位衿佩園橋長裾霧會仙組雲彰始橫經以讐問旋拊石而吹匏誦遺言於姬孔沐雅化於唐姚禮讓之容咸近光於黎獻愷悌之澤庶作人於譽髦斯則

聖天子風聲之四訖文治之不昭也曲阜名區魯原舊聚陪敦土田復除繇賦增講肄之常員沛匪頒之異數推恩則徧及師儒錫爵則旁

流支庶五經博士不遺凡將之封九命上公奚啻褒成之胙斯則
聖天子崇德之盛心興賢之弘務也於是采甸侯衛公卿大夫期門式
道執戟荷戈文學掌故之士垂髻戴白之徒縱觀典禮躋濟天衢涵
濡化澤屬厭道腴旣雀躍而抃舞亦鳧鴈而歡愉萬人一口聲滿公
車惟我

后之東巡修百王之令式答珍貺於三靈聽衢謠於百室卻瓊檢以勿
祈屏銀繩而詎飾駟從清嚴儀文簡質吏不譏訶民無供億協時正
律埒虞氏之省方納賈陳詩儷姬王之述職旣陟山以袞對還翕河
而問俗採哲陽之舊歌睎榮光之新燭朝宗匯江漢之波玉帛奉塗
山之錄非漢日之褰茝乃堯年之刻玉若乃慶惠殷流湛恩四周給
租賜帛省刑釋囚虛衷清問博延廣諏如天光之下霽亦露濃之上
浮始汪濊於五土旋齎淪於九州今又茂明至道導揚正學虎炳龍
章金追玉琢浴我以詩書弘我以禮樂盛德登閔大猷輝卓頓六合

而被英蕤鼓八紘而排氛濁誠振古之隆規開天之偉略也

天子方且回輿京室倚佩軒墀道岸先陟德契自持庀政考業基命勅
幾辨色以臨黼展視夜而啓彤帷定仁義中正之極稽因革損益之
宜不解冰淵之念彌勤韜鐸之思所以泰階順軌乾策迎禱上理隆
洽茂化雍熙治方侔於砥屬俗已進於循蜚四海壽康恬於鶉居之
代萬年鼎祚鞏於鼇極之儀

高士奇

幸闕里賦并序 隆古之世作君作師理同事壹三代以還君師之統
分矣夫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聖人之學本師帝王貴貴賢賢彼此迭
尚君師之理何嘗不同條共貫哉漢自高祖迄於建武永平元和延
光之世唐則乾封開元宋則大中祥符皆降萬乘之尊折節韋布議
者謂或儉於德或歉於時元明遣官祭告修舉具文而已
上以底定之餘緝熙勤學詩書之澤蒸於穹壤乃復

躬祀闕里昭茲隆軌今古希邁儒生幸焉臣以陋劣珥筆從六轡之後
獲觀盛典使闕而不書無以昭我

皇上右文之治臣滋愧矣爰拜手稽首而作賦曰歲紀闕逢月臨黃鍾
三辰協極四野告豐勞農息力索蠟報功暄將迴乎春谷霜不殺乎
寒叢

天子旣飛旆於江淮之表旋軫於濟河之封顧瞻魯邑睪然其宮伊素
王之舊宅接青帝之崇墉森亘峙兮南北錯相瞰兮西東爰乃翫翠
鳳翼蒼龍遵修陸景遐踪絡繹乎其奔會者若趨蹌之亞亞疾徐乎
其進止者若俎豆之雍雍詎探奇於岫嶂類問道於崆峒時則風伯
斂颺雨師收震碧薛承輪丹楓蔭輓日華於林霞綺於陌天地爲之
而澄宇山川因之而絢色折衝伏飛之旅執戈而荷戈出警人蹕之
臣吟鞭而頌策畢罕遙舒簫笳競集目泝兮洙泗之靈源心游兮金
絲之奧室褒成之後夾畫輈以拱立四氏之徒羅芳徑以通籍結羽

葆兮開重闔導鳴鸞兮入聖域陋叔孫之禮儀嗤諸儒之故實啓帳
殿以齊居進行帷而盥食於是乎籌人戒旦裘人視明祝人潔幣宰
人刑牲苾芬兮秬鬯匡敕兮棗盛將車服兮在望旣履絢兮畢呈焜
煌兮碧甃灼爍乎朱楹藹藹乎三檜之植赫赫乎七璧之銘歷階而
進焉矩步而行焉盥洗以致乃敬焉釋奠以告乃成焉其禮器則有
山雷象勺邊寶劍羹合蕭揚燎髣髴兮神明其樂舞則有朱干玉戚
鼗鼓匏笙登歌閒詠洋溢兮韶英

上
乃紆睿慮之乾乾湛宸容之穆穆九流仰鏡萬古欽躡銀鉤鐵畫揭
藻彩於日星珠榜璇題聳嶒屹於寥廓交窗之楹霧爭霏對霽之簷
暉欲落肅寢周廊重櫺闌桷仰兮如翬俯兮若啄晝徐徐兮杳壇夕
曖曖兮松幄迴二氣之慘舒駐千年之晦朔言愬乎詩禮之堂載升
乎奎文之閣几策并陳絃誦可作莫不開龍顏之一霽歎鳳德之猶
昨旣徘徊以容與復諏謀而詢度迨於緩琴轡迴玉軫坐講堂聯席

尹念儒林之繁會矧聖里之標準詔子弟以修鼓篋之儀儼膠庠而
播道鐸之警韋編竝啓壁書無隱闡大義分方昭續微言兮未泯琅
琅兮夫語若鐘鏞之初叩聲聲兮經生若函丈之羣請周旋中規進
退惟謹若夫嶧山之傍尼山之畛望五老之峰而迴車訪坤靈之洞
而結勒或起或伏或遠或近撫往蹟以留連覲遺徽於夢寢於是乎
出自北門瞻彼中林想衣冠於馬鬣之道數封植於兔溝之潯岱撤
壤以培其厚海飛沫以環其深氣阡阡而來爽景鬱鬱而沉沉其石
則有龜趺距丈麟碣摩尋翁仲秉笏華表棲禽其木則有文楷攢繡
蒼柏接陰欒檀布戟枌柞抽簪綴樊垣以爲衛戒採拾而靡侵荆不
芟兮自翦草皆茁兮成琛恍精誠之有格式憑眺之常欽伊神符而
道合斯豁目而暢心是日也巽風匝地解澤彌天屯膏勿壅渙號動
宣旣省耕而省斂亦議恤而議蠲帝王之轍迴矣聖人之澤存焉爰
及苗裔世守土田戶復於籍丁免於塵攬謠俗兮周知平疾苦歷郡

縣兮弗改乎貿遷懸寬租於令甲戒索賦於窮壤更乃收白虎之幡
樹金雞之竿振鴟鷺之武騰蒼赤之歡照耀兮廣輪之曦旭霑霑兮
率土之垓垓蕩蕩乎德乃至巍巍乎功始全粵稽一元肇分三才爰
立上下定位尊卑別秩惟馭世之弘綱與覺民之懿蹟理並符乎懷
載數相燼乎翕闢緬古皇圖咸崇儒術或創緒於兵戈或蒙安於宗
祏或希心於汰侈或邀譽於潤色縱陟降之在庭未炳蔚乎史冊伊
昭代之授錄兮踵禹範與羲畫維我

皇之凝祉兮絜堯樽與舜瑟綜性道而煥文章兮建君師之極則

徐嘉炎

大駕南巡賦 粵我

皇清之總三才而襲氣母兮歷

三聖而冠百王惟

聖主之首出乎庶物兮鼓囊籥而播陰陽當甲子青龍之元會兮赫景

命而召禎祥誕五德之純精兮開萬禩而輝煌耕獵道德而爲苑囿
兮馳騁仁義以爲津梁光無幽而不燭兮澤無往而不彰紹盤義而
代嬪兮孕苞符而統混茫既四海之寧壹兮乃兆人之如傷作雷雨
之解而在宥兮象風地之觀而省方爾乃建霓旌張鳳旆雲罕日旂
虹幢羽蓋萬騎繽紛千乘繁會乃先沛膏雨於垓埏集羣生於覆載
倣天乙之弛羅儀鎬京之大賚蠲南國之倉箱望東州而賑貸推恩
數於羣臣賓化育於無外於時背秋涉冬寒氣始升焦溪漸涸湯谷
將凝水澤之腹既堅不周之風斯興木脫葉而童童草解節而稜稜
吾

皇於是駕雲龍之飛輅張秋隼之華旗飾軍容於七萃申武衛於三驅
隆隆記里之鼓驂驂相風之車散轡於漁陽之野校戎於龍旂之墟
則有屏翳清塵望舒懸象飭馳道之離宮闢修途之榛莽有轆轤之
攀躋非眇眇之弘敞眷北顧而逶迤憑南雲而下上值三農之休暇

惟六龍之是望極九有之神功爰告成於岱宗陞齊桓之望瑞陋漢
武之乾封爲民儲祉秩敘惇庸望天孫而至止仰日觀而雍容爰祇
誠而徒步乃獨致夫虔恭乘輿屏其勿御腰褭卻而罔從懸崖垂二
分之足絕壁俯萬尋之松似捫參以歷井若淩虛而御風飏天門而
排闥闔經千樹而瞰三宮胼胝均勤乎大禹焦勞重見乎神農時則
衛士嚴裝從臣啓路釐室儼晨齊宮戒暮慶成乎答天之禮敷告乎
勤民之故神人允協其休和臣氓式遵夫矩度鵬車東振闔戟南翔
渡沂洗而行邁涉汶泗而飛揚巡河濱而周歷思激水之溝防玩璿
珠於漆澤屯櫓石於宣房招河伯以效靈顧海若而望洋南際邗溝
北始汜光嗟泛濫之愁人致污萊之卒荒經營乎潰決之陂疆理乎
橫流之場必鑿海而歸墟斯我田之旣臧何水衡之足惜爲當救此
一方駕舩艘之乘舟杭一葦而南浮任長風之破浪亦沿波而泝游
蕩日青龍之艦排雲飛燕之樓組練耀昆明之浦帆檣聯彭蠡之洲

牙旂桂楫赤舳銀鉤涵泳則羣山遙指溯洄則百川競流盡乾坤於一瞬圻吳楚而爲漚緬六代之繁華經千年之建業瞻虎踞於名都指牛頭爲天闕隘紫蓋之偏安狹金車於季葉睠故國之山陵乃追揚其謨烈稽運會之始終嘉唐虞之盛節致隆儀於軼代戢軍氓之翦伐斯無前之至德實靡有之軌轍惟經綸天下之大經乃曠世同符而莫越南眺吳會清嘉之宇俗號秀民地非沃土攬轉運之京坻恤煩疲之廩庾襟茂苑於具區帶橫塘於江浦遡泰伯於千秋起言游於三古稽山在望胥濤驚眼勤望幸於黟江佇况榮而宛轉念兩宮之暫離遂

六龍之旋返植梧鳳於岡陵斲修蛇於墳衍馳延屬之紆途陟剡施之峻坂灑

宸章於妙高登浮玉而遐覽黃童襁負而待澤黎庶謳吟而送遠觀乎人文久道化成景終古之教澤過闕里而式憑大猷是經先民是程

尊元公而開元聖由素王以及素臣仰帝師而下拜志重道以弘文
晰機檀雒離之木辨雞彝龍勺之銘翠古檜之菁葱撫楷模之輪囷
湯湯乎洙泗之流屹屹乎防阜之城結山河之兩戒鍾地脈於百靈
於是世胄謁禮諸生肅興倣累朝之賓監榮先聖之雲仍制既隆於
紹嘉恩更亶乎褒成盛三雍之上儀崇百代之休稱是日也

天子考五經之統紀思六藝之折衷爰披圖而誌蹟論報德而酬庸遵
豆舞佾之繁銀鏤琬琰之隆是未足以光天德贊聖功乃畱曲蓋之
凝嚴軼葩瑤之寵從屬祇寅乎禋祀紛彤璫而豐融廣錫類之孝思
弘論說之儒風歷漢元以迄今茲誰尊聖之克同爰乃迴駕旋軫飛
軫整旆鳳轡玲瓏麟毫琴麗張廣樂於洞庭舞咸池於北冀千鈞之
虞力洪萬石之鐘音備賦忠厚於行葦歌太平於旣醉千疆霽赴萬
里星奔東熿滄海西耀玉門箕斗辰於皇極布星宿於崑崙日南則
威加窮髮漠北則武震烏孫重舌緩耳之國雕題黑齒之氓莫不來

王而慕義稽首而稱臣

皇帝猶願時雍之速屆俾風動之遄臻乃下

明詔勵羣臣崇學校飭儒紳道德文章濟濟振振遐陬密壤過化存神
是以敷天之下率土之濱含文抱質履素懷真歌風舞雅蹈德詠仁
沐浴乎詩書之澤翱翔乎禮樂之英郊畿父老遐望屬車千官紛會
雁列鳬趨懷銀黃及璽紱佩玉虎與金魚頌省耕省斂之舉上豐年
大有之書猗歟盛哉皇帝王三嬪之運唐虞夏遞降之餘我
皇之至德亘萬古而難踰頌曰煌煌

聖祖創惟艱兮洎我

章皇開八埏兮

皇帝聖德宏先業兮旣覲文光揚武烈兮三孽旣殄毒痛除兮海不揚
波同車書兮殊方貢琛入質子兮震疊懷柔百神慰兮思我蒸民際
太平兮或虞幽隱壅上聞兮省方陳風觀我生兮登岱祈天志憂勤

兮經綸參贊遵先聖兮道一風同克永命兮有虞五載巡狩徧兮亦
越姬周十二年兮我

皇法古純不已兮時邁其邦昊天子兮小臣獻頌介景福兮聖子神孫
永天祿兮

七十代衍聖公廣棨慶雲賦 歲在作噩律中黃鍾太和翔洽佳氣
冲融應飛灰於葭管表集雀於璇宮合陽氣而潛起觸膚石以旁通
爾乃英英云云亭亭霏霏氤氲絡繹榮榮霽霽杳兮畢蒼桀兮微駸
儼鸞止而麟遊儵峰迴而水匯於是太史登臺而書之曰異哉初曩
歷於赤泉遂飛揚於碧落杳浮空而蔽野乍截巖而橫廓其散也濯
貝錦於秋江其聚也舞霓裳於春閣其疾也若騏驎之絕塵其徐也
若鷗鷺之恬漠映日則金碧交宣因風則芒穎相錯丹霞失麗紫電
無文銀漢揜章珠斗迷昕迫而察之是曰慶雲原夫慶雲之興也上
有山龍藻火之光華下有舟楫鹽梅之德讓明良作合神人交暢襍

縱紛其若擷變幻蔚其難狀天孫莫攄其巧公輸幾窮其量王母之所不能謠八伯之所不能況於是乎文明啓而廣化敷焉於是乎道德崇而高賢愉焉矧迺岱嶽梁父之鎮洙源泗水之區千聖百王之冠律時襲土之殊際尊師之

聖主溯翼運之權輿作廟翼翼審曲渠渠鬱虹梁而上躋翔陽鳥以正中是日也天澂碧山穹窿泮可鑑檜無風金絲西庸鼓東徵儒業畢農功爛兮曜羣矚目爛兮紛衆來同愕眙太息熠熠溶溶色則忽明忽媚澄鮮叢彩勝丹青之績工形則或悠或揚宛轉裊繞婉象箭之舞容爾其爲瑞也合璧之日不足摘其藻也抱珥之月不足名其寶也泰階之符不足著其好也甘露之濡不足喻其道也豈若斯雲有定無定無情有情龍躍則九光畢照鳳儀則六象俱形折若木之華金枝玉葉峙汾陰之鼎鵬翼魚鱗高觀層樓非黜堊之所能飾絳車華蓋豈輪匠之所能成是則七璧之報祇以彰先聖之靈而五雲之

生充足表天庥之徵也歌曰太虛何有道氣充兮和則爲祥順爲隆
分續紛蕭索曰從龍兮

聖學遜敏師則崇兮輝煌廟貌日方中兮五色比象雲何工兮光華復
旦四方同風兮載賡曰起封中兮彌八方號瑞霽兮集休祥魯如馬
兮超龍驤絢璀璨兮舒其光歟赫曦兮映棟梁蒼梧來兮符

聖王何以卜之斯文昌

辭

宋鮮于侁告孔子辭 曲阜兮遺墟先師兮闕里神髣髴兮如在涕
潺湲兮不已窮天地兮一人揭日月而照臨生無萬乘之位兮三千
之徒心服而四來嗟愚陋之不明兮乃商賜之爲疑羌紛紛其妄作
兮悖道違義而弗自知顧六藝之折衷兮取舍縱橫而協於道後世
苟輕肆於冒臆兮必致貽於詬病三綱立而五教明兮實治世之宏
矩履厚地而戴高天兮胡一日之可捨宜萬齡之廟貌兮春秋不乏

其時祀合仁義以爲冠兮結忠信而爲佩集道德以爲裳兮服文章而爲帶列籩豆以爲左右兮蘋藻牲牢而潔肥酌玉醴以爲酒兮錯瓊瑤而爲粢升堂而北面兮望冕旒之巍巍惟神明之降鑒兮洞精神其來歆

明李傑弔檜辭并序 弘治己未歲六月十六日闕里孔子廟災先聖手植檜燬焉京師士大夫聞之罔不驚惋且曰廟貌修復我皇上崇儒右文諒不容緩但茲檜不可復得惜哉予考之志書手植檜枯於晉復榮於隋又枯於唐復榮於宋元初紫陽楊奐東遊記中云金貞祐兵火焚檜無復孑遺好事者或爲聖像或爲簪笏而香氣特異是則宋時復榮之檜至是又不復存矣後八十一歲爲至元三十一年復生於故處教授張頌爲銘以識之今所燬者卽此檜也然則他日之復生其可必也乃爲辭以弔之辭曰維茲之檜兮鬱乎參天蒼色屹立兮廟門之前右枝符坤兮左榦象乾膚文隱起兮一如糾纏

迴柯偃蹇兮蛟龍屈盤蔽虧日月兮凌厲風煙嘉種特異兮良材孔
堅根蟠厚土兮下入九泉尼山培根兮泗水滋源鍾靈孕秀兮餘二
千年是惟先聖之所手植兮夫豈凡木之可比肩載枯載榮兮凡幾
生意常存兮不死日月光食兮重明甲子數窮兮復起嗟茲檜之被
燬兮元氣鬱而蘊精迨靈雨之旣零兮萌槩勃兮其奮興惟聖道之
光大兮與天地而同久冀茲檜之復生兮歷萬年而不朽

喬宇孔林辭并序 正德庚午歲宇以戶部左侍郎奉命禱雨於山
東境內山川道經曲阜瞻望聖林感而賦此辭曰鬱鬱喬林上蔽空
兮環抱數里靈秀叢兮於惟先聖巋故宮兮千秋萬歲神遊其中兮
蔭庇後人澤無窮兮我塞以通賾以聰兮扶世立教伊誰之功兮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終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

藝文第十二之十

詩

隋劉斌謁孔子廟 性與雖天縱主世乃無由何言泰山毀空驚近
水流及門思往列入室想前修寂寞荒階暮摧殘古木秋遺風暖如
此聊以慰蒸求

唐元宗經鄒魯祭孔子而歎 夫子何爲者栖栖一代中地猶鄒氏
邑宅卽魯王宮歎鳳嗟身否傷麟泣道窮今看兩楹奠當與夢時同
張說應制奉和 孔聖家鄒魯儒風藹典墳龍驂過舊宅鳳德詠餘
芬入室神如在升堂樂自聞懸知一王法今日待明君

張九齡應制奉和 孔門泰山下不見登封時徒有先王法今爲明
主思恩加萬乘幸禮致一牢祠舊宅千年外光華今在茲

韓翃送故人孔公歸魯 魯客多歸興居人悵別情雨餘衫袖冷風

惹馬蹄輕秋草靈光殿寒雲曲阜城知君拜親後少婦下機迎
劉滄過闕里行經闕里自堪傷曾歎東流逝水長蘿蔓幾凋荒
樹莓苔多浸古宮牆三千弟子標青史萬代宗師仰素王蕭索風高
洙泗上秋山明月夜蒼蒼

宋四十五代孫道輔題祖廟秦火自焚寧害聖金絲堂壁闕家書
典墳啓發皆天意非爲共王好治居

四十六代孫舜亮咏手植檜聖人嘉異種移對誦絃堂雙本無今
古千年任雪霜右旋符地順左紐象乾剛影覆詩書府根盤禮義鄉
盛同文不朽高與道相當洙泗滋榮茂龜蒙借鬱蒼毓靈全木帝鍾
秀極勾芒氣爽羣居席烟凝數仞牆陰連槐市綠子落杏壇香布露
周千尺騰凌上百常傍欺泮林小遠笑嶧桐黃屹若擎天柱森如出
日桑風中雕虎嘯雲際老龍驤直欲驚魑魅端疑待鳳凰鱗差闕輦
甲榦錯羽林槍大節忠臣槩堅心志士方魯宮侵不得秦火縱何傷

宣子休誇樹姬人謾愛棠松卑虛視爵花賤枉封王誰念真儒迹何當議寵章

吳秘謁林 高天之有文星辰豔穹碧厚地之有文草木秀野色草木既無辭星辰亦難測詎倖人之文五經爲藝極五經主者何豈非至聖力三才久虛位待我先師宅秘亦窮經者自謂入闔闕天地無逃數世人猶自惑代移文不移宜在弟子職薰香達誠悃滴酒瀝胷臆瞿然見威容長林聳墳側

邵雍謁先聖 執卷何人不讀書能知性者又何如工居天下語言內妙出世閒繩墨餘陶冶有無天事業權衡治亂帝功夫大哉贊易修經意料得生民以後無

無名氏謁林 靈光殿古生秋草曲阜城荒噪晚鴉惟有孔林殘照裏至今猶屬仲尼家

金党懷英謁林 魯國遺蹤墮渺茫獨餘林廟壓城荒梅梁分曙棲

霞影松牖回春駐日光老檜曾霑周雨露斷碑猶是漢文章不須更問傳家久秦岱參天汶泗長

陳國瑞題尼山毓聖侯祠 巍巍雄鎮倚晴空一抹烟嵐黛色濃深谷半含金翡翠層巒高插玉芙蓉雲開虎洞清溪遶雨臥龍碑碧蘚封三獻禮成閒竚立手捫日月思從容

元謝彥實謁廟 聖道遺宗主干戈隔歲年相傳周禮樂曾是魯山川日月靈光古乾坤氣象全東家典刑在喬木翠參天

楊奐謁廟 會見春風入杏壇奎文閣上獨凭欄淵源自古尊洙泗祖述何人似孟韓竹簡不隨秦火冷楷林空倚魯城寒飄流踪跡千年後無復東西老一簞

王惲謁闕里 庭訓墮渺茫師授悖嚴戒嗟予不惑年行已得夷隘今歲客東魯似爲神所介駕言逐秋風得展闕里拜遙遙魯甸餘汶水走湍瀨憑軾望雲林鬱鬱佳氣發齊莊趨兩楹奠獻成孤酌歸然

三聖封仰止高泰岱恨生千載後今夕備掃灑披雲睹天日太極開
一畫彼蒼詎能言諄諄聖爲代三綱與九法範圍無內外君臣以之
定乾坤以之泰東周不可爲述作萬古賴眇眇狗鐸音光化雷雨解
敬想燕居容金聲鏗玉佩當時七十子授受嚴如待鳳兮鳴幾時諸
子沸秋籟一朱亂紅紫百谷茂稊稗愚者甘下達誕者樂語怪韞藏
寶康瓠幹棄清廟甬明倫得不泯而有六經在天高孰可階一氣包
厚載茲遊固難言默契心有會胷中九雲夢吞納失芥蒂循循善誘
詞師也書諸帶緬懷伯禽業郁郁文獻最三桓張公室霸功熾而忼
一奢去無復荒陵餘石獅煌煌天乙孫膚敏半冠蓋德傳慶自修道
大勢能邁金泥貫元精泗波來遠派汪濊一聖海不隨梁木壞歸侍
金絲堂持齋聞磬欬恍如到帝所鈞天廣樂備洗我兩耳聽肉味忘
一喂詠歸寫遺音風雅變鄘邶一簞老東家吾知其樂大遲遲不忍
去寒日下蒼檜

趙孟頫題擊蛇笏 以笏擊蛇有孔公義與段公擊賊同事之鉅細
雖有異正氣憤激生於中偉哉孔公聖人裔豈聽妖邪亂民志卽今
槐木一尺強氣象凜凜含風霜子孫守之慎寶藏絕勝象牙堆滿牀
張起巖謁林 迢迢魯城陰長林肅秋色修門負平岡重墉屹元宅
交柯矗雲霄文楷閒蒼柏翁仲儼儀衛齋廳敞虛白境土自清曠密
樾不容隙巢居絕禽鳥叢茁無寸棘苔蘚帶堅埴草露濕寒碧肅躬
款崇闕屏氣前踧踖高陵遂瞻仰素願愜平昔聖裔偕守長聯翩來
接跡羅列儀雍容與拜助登陟慨然渺深思辟容宛如覲徘徊凝睇
久景慕還歎息緬想萬世功綱常賴扶植林林區宇內孰不沾聖澤
宜哉子孫枝蕃衍挺珪璧百代如一日附隴守宗國欲歸重躊躇歷
覽撫碑刻崇文際皇元新廟再修飭風厲示多方鐫銘有穹石
揭俟斯謁林廟 峩峩尼山蔽于魯邦篤生聖人維民之綱尼山之
下有洙有泗有蔚孔林在泗之浹維彼聖人教之誘之凡厥庶民則

而效之維彼聖人覆之載之凡厥庶民敬而愛之既誦其言亦被其
服孰秣其馬于林之側既誦其言亦履其武孰秣其馬于林之下六
轡既同周侯之東薦之侑之聖人之宮其音洋洋其趨踴踴其臨皇
皇聖人允臧商民圖之式昭其敬載瞻載思罔不由聖

葛邏祿迺賢孔林瑞槐歌 闕里陰陰槐樹古百尺長柯挾風雨密
葉蟠空擁翠雲深根貫石流瓊乳蒼皮皴蝕紋異常天成篆籀分毫
芒游絲縈錯科斗亂雲氣飛動龍鸞翔羸秦書焚土坑僂幾歎遺經
藏壁屋千年聖道復昭明喜見文章出嘉木神明元胄嗣上公雨露
滋沐深培封清陰如水石壇靜彈琴樹應歌薰風

趙鼎手植檜詩 擢秀真儒宅垂陰數仞牆封培因聖力茂悅得靈
長根踞龍蛇蟄枝延鸞鸞翔勞躬師禹稷蔓草難韓莊偃蹇明堂幹
蕭森岱嶽陽圍欺漢武柏愛掩召公棠日月成塵劫乾坤屢戰場恩
仁感樵牧忠厚及牛羊不有神明護寧逃翦伐傷歲寒千古色宜並

子孫昌

周伯琦謁廟 闕里宣尼宅儒林禮樂區右文昭代盛報德聖恩殊
天語頒中禁星輅發上都內廷香繞案光祿酒浮壺持節慙專對于
原慎載驅秋陽晞稼穡晝路走槐榆歷歷由濟汶行行望泗洙岱宗
標近甸魯殿沒荒蕪不見三家宋惟餘五父衢祠嚴柔日逼林近絕
晨趨廢堞依修阜危臺記舞雩廟宮參象緯書閣壓城闕反宇周阿
峻迴廊百步紆蛟鱗蟠玉柱螭首響金鋪庭迴檜千尺壇虛杳數株
省牲新雨霽釋奠舊章敷闔戶陳籩豆登歌應瑟竽尊居元聖儼侑
食列賢俱興頰鏗珎珎周旋顧履絢裸將宸意達祝告下誠孚明燎
燁雲陞祥熏集寶鑑共觀周典禮寧數漢規模似續於今盛欽崇自
古無繚垣隆象魏穹石峙龜趺萬卷牙籤秩雙亭翠竹扶山川光拱
揖泉井澤沾濡推本尊師道題名述廟謨佇看爻東帛豈復歎乘桴
制作先東魯朝廷用大儒愚生亦多幸歸上孔林圖

明貝瓊送衍聖公還闕里 星劍光芒萬丈騰
賜書連舸出金陵鴈
違青冢天將雪馬渡黃河夜已冰博士經存終漢出上公舊重自唐
升喜聞手植庭中檜翠接東蒙第幾層

六十代贈衍聖公題杏壇 魯城遺跡已成空
點瑟回琴想像中獨
有杏壇春意早年年花發舊時紅

又祭尼山 長驅一任馬蹄穿不到尼山又幾年
遠近峯巒疑黛色
高低草樹起蒼烟西風墜葉迷寒徑落日飢鴉噪晚田
洞入坤靈思
聖祖千年遺事逝如川

又尼防書舍 盤石垂蘿何處家山深茅屋隔烟霞
幽人讀罷無餘
事紗帽籠頭自煮茶

又登舞雩臺 春服初成候同行沂水隈欲求曾點志
先上舞雩臺
仰止懷先達遊歌啓後來鄉民瞻望處童冠幾人回

吳寬咏手植檜 魯宮久已壞孔宅仍如新悠悠二千載
手澤嗟猶

存所存非他物奇樹當高門相傳籍文字烈火經嬴秦而此特萌蘖
挺然異其羣羣木繞庭際合抱如雲屯尋常豈得似隱然成旋文端
如人索綯微纒依然分米芾好奇士於道未必聞玩物有述作意與
石丈均我來重謁拜欲去凡幾巡維魯多松柏斷度見詩人徂徠與
新甫遙瞻失嶙峋

汪舜民謁林杏壇北去無多路秦嶽南來第幾岑大地一朝收閒
氣晴嵐千古鎖幽林六年築室人何在三世題碑迹可尋獨幸遺經
能載道至今不朽淑斯人

金湜謁廟復壇重岡走百靈堂堂東魯建宮庭千年道德垂天地
萬古文章炳日星泗水遠連洙水碧尼山常對泰山青入門端拜秋
陽裏正脈追尋在六經

李東陽新廟五章巖巖秦嶽新廟有作爰經爰度惟舊規是若載
增載拓以光于前略新廟既構其燭孔炤如輻斯輳如樾斯茂若

續若繡惟功之茂厥有加于舊 惟天降災轡攸是崇惟斯文之恫
惟帝降命有嚴厥工惟中丞之風監司之功 廟祀伊叔帝命孔肅
曰此大事我其可弗告粢盛冊祝子輔臣是屬臣拜稽首臣曷敢弗
愆 廟既新止禮既殷止聖靈降臨享吉蠲止天右斯文實亨厥屯
如貞斯元如冬斯春惟國有明祀於千萬年

又謁林 古木千年在林深五月寒恩沾周雨露儀識漢衣冠駐蹕
亭猶峙巢枝鳥未安斷碑叢樹裏無路可尋看

又謁尼山廟有述 迢迢魯城路望望尼山峯坤靈在其西顏母在
其東周原敞宏址中有文宣宮年深歲復改上雨兼旁風蒼黃設俎
豆俯仰思儀容周旋入寢殿懷棟半已空丹青剝像貌暴露炎埃中
因之起深痛蹙額面發紅荒苔臥石柱隱隱雙雕龍乃知前朝事規
制本穹窿興替豈有時闕里方尊崇紛紛緇黃輩各自傳其宗珠林
映貝閣勢若爭雌雄吾曹衣冠士此涕詎無從昨逢中臺彥感舊傷

遺踪惜哉不共到獨此心忡忡他時按部後爲我迴青驄

又尼山春曉圖

濛濛尼山雲忽忽天向曉依微遠峯拖沓層城

繞海日出漸高浮光動林表環看萬家村俯視一飛鳥上公圭裳胃

興與巖谷杳丹青得形似指點入幽眇回首岱宗顛誰云衆山小

又曲阜紀事

天下衣冠仰聖門舊邦風俗本來敦一方烟火無庵

觀三氏絃歌有子孫城郭已荒遺址在書文半滅古碑存憑誰更續

東遊記歸向中朝次第論

李兆先謁廟

日色荒涼秋氣陰斷碑遺火費追尋空亭漫駐前朝

蹕敗壁希聞太古音道德祇應天作配衣冠時有士如林宮牆不逐

飛烟滅依舊瞻依萬仞心

熊相謁廟

闕里環洙泗新城喜屹如今爲天子使背讀聖人書文

獻徽商後園陵訪魯餘徘徊不能去日暮強登車

又咏手植檜

夫子庭前檜傳來夫子栽霜皮皆左紐野火漫餘灰

翠色滋壇杏此根上石苔斯文應未喪重發待時來

劉大夏謁闕里 數仞宮牆聳大觀古今人物及門難自憐老去頻
翹首卻喜東來一倚欄棟宇巍巍高秦嶽江湖迢遞望長安使臣不
解平河術敬把遺經仔細看

李時送衍聖公還闕里 聖主臨雍出紫宸上公承召促朱輪衣冠
兩度逢殊典禮樂千年重大倫聽講坐依龍袞近拜恩歸賜錦袍新
歌成振鷺情何限東望尼山萬古春

陳鳳梧登奎文閣 嵯峨傑閣入宮牆上有雲梯百尺長丹碧九霄
明日表牙籤萬軸映奎光滄溟俯視東洋外岱嶽平臨北斗傍何幸
登高豁心目願從聖道竊餘芳

儲耀咏手植檜 物理有代謝陳根仍復新猗與千年檜乃此枯株
存想當翁鬱時羽蓋魯東門坑焚幸不及白兔迹狂秦豈無四方樹
楷杏難爲羣上無鸛鶴巢下免螻蟻屯鱗皴苔蘚跡茫昧科斗文云

孰紀顛末嵌壁書八分我來劫火餘所見異所聞傷哉翰林句感歎
傳成均南枝幾時復青帝將東巡豈伊孔氏木四海皆門人會見干
霄姿鳬嶧爭嶙峋

喬宇謁廟 南沂西泗繞晴霞北岱東蒙擁翠華萬里冠裳王者會
千年鄒魯聖人家高林蔽日無巢鳥古碣埋雲平土花瞻望宮牆空
偃僂敢從滄海問津涯

陳沂謁廟 憶昔尼山下栖栖數畝宮服從周典禮官作魯司空道
起春秋日功垂宇宙中子孫千萬祀不與帝王同

又謁林 路出防山外林當泗水前五衢知墓隧四尺表封阡植木
風霜舊題碑世代遷降神周魯曰河嶽尙依然

林庭棉謁林 曉漏疎星候啓關朔雲晴日獨登壇素王祠下頻稽
首洙水橋邊更倚欄龍輦路深苔蘚合鶴巢松老露華寒青山玉匣
知多少陵谷桑田竟渺漫

楊維聰謁林廟 驚風飄寒雨秋杪淒重陰徘徊魯故墟榛莽成荒
林靈光亦已廢闕宮詎及今巍然夫子宅殿無何崎嶇往昔講禮徒
易世猶來臨斯文信在茲墜緒誰復尋履舄化旣久絲竹無遺音仰
瞻數仞牆惕厲感我心

張壁謁廟 岱嶽仙源路文宣闕里祠乾坤開鉅觀天地壯巍基臺
殿明丹雘宮牆敞綠璃參天搖檜柏盤石隱龍螭寒落空壇杳香凝
老檻芝鳧山森畫障虹寶照瓊墀蠹蠹奎文閣戕戕玉篆碑秘藏還
劒舄流闇尙金絲帝道元同大王封本自宜靈光餘斷瓦鄒嶧但荒
藥尼父家常在丹書誌不移故多神鬼護寧受雪霜欺歷代文加厚
明朝寵更奇日星懸有象洙泗浩無涯末學頻瞻仰茲遊豈夢思三
薰拜元座千古帝王師

又謁林 北上過濟州望堯促行色朝驅河上車暮憩魯中宅平明
躋闕里零雨灑巖柏淙淙泉石清皚皚霜木白翁仲羅庭墀檀欒陰

窗隙山空淨祠壇樹老斷荆棘神路遂且長享殿丹以碧拾級轉逶迤斂衽還踟躕游衍成壯觀夢想自疇昔山川殊精靈典章豈陳迹封樹何鬱盤蹕亭幾登陟向來慕勝境及此遂良覲臨眺脰豈悃展拜氣方息還遶楫木林雨露正培植遙探洙河水流波乃潤澤有如聽金絲復若獲琪璧徘徊恆顧瞻鑽仰卽修飭天地繪何能泰山有元石

胡纘宗謁闕里五首 日出登清廟仰見春雲流百拜杏壇下金石
詣深憂袞冕儼堂陛顧瞻心悠悠天不生尼父斯文將焉求 春雲
覆魯阜紫氣生尼山奕奕素王宮宛在海嶽閒海深不可量嶽高不
可攀鳳鳥復何處洙泗空潺湲 巍巍登宮牆肅肅列冠裳穆穆啓
遙殿翼翼瞻崇堂雍雍餘禮樂郁郁昭文章悠悠但百拜納納何能
量 兢兢入闕里翼翼登杏壇皦皦美千室楚楚富百官義文不復
作太極誰爲端輾轉感麟處絕筆有餘歎 暮依鳧嶧山曉循洙泗

水杏壇浮白雲蒼檜獨旖旎但見宮牆高不知室家美恢恢詔百王
顯顯垂千祀

方遠宜寒食謁孔林 參天樹見心喪日翳草亭知駐蹕年千載蒸
嘗又寒食願分新火讀遺編

施篤臣謁廟 平生寄跡華山下何意乘槎泗水頭天爲杏壇留雨
露人從老檜見春秋西周不返東家在喬木依然故國休無數殘碑
讀不盡更將宣父問虛舟

諸大綬謁廟 平生常念此心同何幸親瞻數仞宮身以周流回叔
季道從祖述契洪濛綱常日月明天上仁義江河沛地中仰止慙慙
陳澗藻鄙夫欲叩愧空空

唐順之送衍聖公助祭太學歸闕里 國喜嘉賓至人攀上客行來
觀周室禮去入魯王城新食山龍炫餘堂金石鳴聖朝稽古意待爾
示諸生

劉應秋孔林紀勝擬古 鬱鬱園中柏青青池畔草春山日以榮秋
色何皜皜泰嶽峙其巔長河繞其抱九龍爲之御合沓揖五老千載
臥麒麟百代薦芳藻蒼蘚殘寶篆煙楸浮古道人世有凋謝此物無
朽槁聖德乾坤大封邱神所葆久矣踞靈光何須說蓬島

龔勉恭謁闕里 夙昔抱微志夢寐見宮牆謁來入東魯敬謁闕里
堂廟宇瞻遺像萬古仰冠裳杏壇垂教澤金玉聲鏘鏘手檜握元化
榮枯繫興亡始信聖人道實同天地長五十愧無聞對此徒望洋敢
不益努力尙趁秉燭光

鍾羽正孔廟手植檜歌 君不見夏松殷柏杳不傳豐鎬械樸隨雲
煙斯文一緒天未墜聖庭古檜獨倜然憶昔栽樹初蓊蔚清標灑灑
超羣卉香葉時籠逢掖衣芳柯賸染芝蘭氣我師曳杖杏壇東羣編
把向綠陰中化雨秋陽陶勁質回琴點瑟鳴春風邇來二千三百載
老榦龍鍾羨猶在冰霜剝落操尤堅雷電憑陵節不改螺旋龍甲萬

回縈昂藏砥柱仰孤撐亭亭影對東山靜脈脈津含泗水清恍忽枯
榮關氣數興衰人代如朝暮葱龍何論大夫松婆娑誰數將軍樹大
造滋培歲月深萬靈呵護向崇林肯將婀娜媚俗目祇以孤高表烈
心凭欄不敢輕拂拭再拜彷徨歎其側歸來古道滿眉睫千蹊桃李
無顏色

李陸謁林 暫稅風塵駕來茲謁孔林洙流尙清淺楷木正蕭森日
月存吾道蘋蘩薦此心因之瞻泰嶽終古並欽岑 歷年已千祀高
冢自攸寧道在天齊壽神棲地轉靈胎禽披柏翠石獸鎖苔青輦路
今猶在宸遊定幾經

戴燦謁廟 千年禮樂歸東魯萬古衣冠拜素王泰岱巍巍垂俎豆
秋陽皜皜照宮牆堂虛似有絃歌響檜老眞看手澤長用世自憐經
術拙羞稱弟子及門行

畢懋康謁林

洙泗滌迴兩派分泰山龍護素王墳傳經已化三千

士執贄難逢七十君室築空場生蔓草樹連華表鎖寒雲高山仰止
勤瞻拜敬向春風薦簪芹

沈應奎謁闕里 混沌一大劫古初開鴻濛義書文字祖唐帝天之
中虞夏傳典謨元氣猶融融商周遞放伐帝降爲王風文王邁至德
姬公奏膚功大雅忽摧殘河洛悲鎬豐西京不可復滔滔日已東天
縱我夫子萬靈蒙其衷祖述兼憲章道德彌穹窿周流轍欲徧問津
途何窮歸來洙泗源廣座芝蘭叢鑪錘鑄庶品日月還太空千秋照
長夜六籍牖羣蒙獲麟兆素王誅意褫奸雄挺挺祠前檜脈脈象外
通此道不可知夫豈人之工低徊壇宇下仰止徒忡忡歲月嗟自虛
人代鮮有終吾生不可棄何事如蒿蓬私淑愧宮牆崔嵬萬仞崇
黃克纘謁廟 謂山蓋高其巔可陟謂海蓋深其淵可測惟我夫子
莫究其極際天蟠地斯道充塞爲萬世師爲百王則可名非名大德
非德嗟我小子實鮮知識早歲誦法垂老未息如窺堂奧尙阻於闕

茲來闕里廟貌是式稽首庭除若見顏色徘徊廊廡有嚴有翼禮非
能恭而恭斯克蒼蒼古木挺然正直神物呵護歷歲千億周人思召
甘棠封殖非物之懷惟德是憶況我聖道飢渴飲食人之懷思孰能
去臆我來自東保釐是職有職不舉厥罪安匿明明聖訓就列陳力
詩以責躬莫之敢飾

王在晉咏手植檜 古檜凌霄自手移露華高揭幹離奇秦皇漢武
畱松柏未許文壇借一枝

劉敬業登奎文閣 廟庭松檜幾經秋奎閣凌霄瑞氣浮檻外龜蒙
元並峙簷前洙泗自交流千年道統高雲漢六籍文光過斗牛聖里
歸依心目闊非同王粲漫登樓

李恪謁廟 魯城佳氣曉蒼蒼萬古千年天子牆斑剝斷碑苔繡碧
蕭葱古木露凝香道高直與登天迥澤遠還同觀海長徙倚宮門空
外望於今猶自愧升堂

六十三代孫貞棟詠魯壁 漢魯王餘好土木勵雲掘霧平山谷金
絲萬古有高堂寂寂靈光秋草宿

國朝施閏章謁闕里廟 朝登泰岱顛手探金泥策暮宿曲阜阿側
身洙泗席官廟煥以巍俎豆爛有赫中庭維杏壇檜柏參天碧禮器
陳鼎彝圖書雜琮璧慚非顏閔徒勉旃思踐迹斯文今未衰靈爽炯
不隔肅雍視几筵四壁響金石再誦高山詩詠言矢無斁

又夫子手植檜 靈檜無枝葉虬龍百尺長何人見榮落終古一青
蒼元氣收東嶽孤根接大荒遲回思手澤俯仰愧登堂

又子貢手植楸 不辨何年植殘碑畱至今共看獨樹影猶見古人
心閱歷風霜盡蒼茫天地陰經過築室處千載一霑襟

吳懋謙謁闕里廟 東岱畱元氣青齊攬大荒杏壇開禮樂洙水爛
文章廟貌存天地神功接混茫龜峰原等魯泐解自蒼蒼琛帛來羣
后簪纓謁萬方禮容陳俎豆堂壁隱絲簧次第春秋作絃歌雅頌彰

幽幽琴操古曄曄玉書祥豐國觀猶盛韋編秘已揚蠻方驗桔矢土
木辨獮羊駒繼恆如此嶙峋不易量一麟傷鄭蹕兩觀削披倡豈但
垂千禩兼之啓百王几筵虔帝座弟子列鴈行禁籞能龍靜周廬榆
柳防璇題羣嶽繞榱桷列星張紫氣通閭闔青霄下鳳凰風雲臨畫
檻日月麗雕梁柏影參天出松陰匝地涼采恩射朱碧銅瓦雜丹黃
老檜風霜積傳聞手澤長根深蟠偃蹇葉落北興亡圭瓚從高殿葱
珩竚兩廊琪苓徵異瑞蒼草茁新芳穆穆籙彝舊斑斑鐘鼎光土花
鎔縝栗金液潤精良制度非秦漢雕鏤紀夏商累朝咸駐蹕大祀各
蒸嘗協理靈旃肅滋萌景物翔掄金紅霧擁振玉燎煙香瞻仰分今
昔披帷儼異常千春綿奕葉萬國動冠裳禮讓猶存俗詩書在此鄉
穹碑驚赫烜

御筆倍輝煌
意趨踣後欣逢盛典將精心仍可托道澤渺難忘西苑
聞清磬南樓帶夕陽鶴鳴空海甸鹿跡徧宮牆曠代昭禋祀明燈奠

玉觴祗躬兼浴德稽首頌明堂

宋慶長謁至聖廟 廣殿同天闕崇階是辟雍岱雲連睥睨奎宿映芙蓉古檜凌霄出喬林積雪濃雕欄栖舞鶴繡柱起蟠龍閣峻書盈帙壇高級幾重三千難辯族七十盡膺封竊璧疑張伯聞音駭魯共碑鐫

天子詔謁示聖人容禮樂蒸嘗備衣冠鸛鷺從明禋萬世肅至道百王宗洙泗源常遶防尼秀所鍾霜飛異碧瓦漏靜徹金鐘景行當年志趨蹌此日逢微官原

帝簡拜手暫辭農

勞之辨陪祀夫子廟敬賦 闕里開千聖明禋饗百王遺文周柱史古殿魯靈光俎豆家風舊詩書食報長

興朝崇禮教釋奠重膠庠束帛由

中賜鉶羹出

尙方葭灰初應律黍稷告盛筐松柏非秦漢尊疊本夏商笙歌傳廣樂
簫舞儼趨蹌劒珮陳清廟衣冠萃講堂衡文來泰岱持節拜宮牆九
獻儀方肅三終夜未央牲牷榮受胙醴酒酌盈觴喜見簪纓盛還欽
道德昌園陵多杞棘壇坵不滄桑洙泗長流水龜蒙自夕陽登山與
觀海天地大文章

顧炎武謁廟 道統三王大功超二帝優斯文垂彖繫吾志在春秋
車服先公制威儀弟子修宅聞絲竹響壁有簡編畱俎豆傳千葉章
逢被九州獨全兵火代不藉廟堂謀老檜當庭發清洙繞墓流一來
瞻闕里如得與從遊

朱彝尊曲阜晚眺 徑轉通油幕林深護石苔夕陽新雨過春杏舊
壇開入廟車猶在看碑日幾迴東城寒食近不上闕雞臺

李振裕

皇帝親祠闕里雅十二章并序 岱宗尊聖也

皇上文德武烈震揚域外海隅晏安民有禮樂絃誦之習蒸蒸嚮風迺
循覽謠俗還過闕里以太牢祀孔子禮儀致敬賚予有加詠歌其事
而作詩以賦也 岱宗巖巖遐邇通具瞻登封受命上帝是監維嶽降
神篤生尼父大道昭明炳焉終古 於皇
時清繼天立極累洽重熙與民休息苞葉旣除干戈永戢偃武修文
風行四國 歲維甲子歷起上元翠華南指旌軒雲屯肆覲東后百
辟駿奔頽臨日觀傍矚天門 泰山之陽曲阜之宅萬乘回鑾聖門
是式奕奕本支恭迎清蹕下輦升堂祀典攸秩 軒縣鞀矣樂具奏
矣尊罍旣陳饗醴侑矣俎孔碩矣

天子獻之豆孔庶矣

天子薦之 祝史有辭我

皇黼藻曰萬世師揭此顯號華蓋九旂于飾于廟姬公孟子亦越奠告
皇曰噫嘻相子肆祀濟濟臣工莘莘胄子布席橫經披陳奧旨圖橋肅

聽啐容有喜

皇陟泉林厥流孔滂

皇撫檜文厥枝孔虬憩之植之曰惟尼父

皇心愉愉爰紀爰賦

帝恩優渥零露瀼瀼流根潤葉受祉無疆匪曰賚之孔氏之光斯文丕
顯邦家之慶泗水湯湯孔林蒼蒼文草靈著輦路之傍樵蘇有禁
舊不踰頃今也廓之數兼常等奎畫有煒垂象神宮取彼琬琰是
琢是礲豐碑百尺峯聳大東歷年億萬與岱比崇維山有岱維天
有漢

皇德是峻

帝文是煥大道彰矣治化翔矣日月星辰慶重光矣

鄭重恭紀

聖駕幸魯魚海弢弓日龜山植壁年雲旗千仗出行殿八風宣肆觀

來虞牧封泥陋漢編明堂開左个洙水溯長川景運文昌耀儒宗

帝德全宮牆瞻數仞俎豆接羣賢警蹕鑾輿降威儀玉步虔百王尊莫
尚九頓禮無前魯殿施宸幄奎文肅講筵翼經雙夾轂闢異獨乘權
撫檜文仍在披圖貌儼然何來雲煥棟知是筆如椽鄒魯連山近顏
曾列座先景行光後裔

欽命永承乾大野初回輅深宮更麗篇碑當霄漢上氣入斗牛邊聖嗣
開弘館羣才彙廣淵臣鄰叨侍從詞賦邁甘泉統向中天接文從墜
地傳作君師亦備王道頌平平

李澄中恭紀

皇帝幸闕里釋奠 前年甲子十月時

皇帝問俗先尊師諸侯朝會泰嶽畢翠華更指泗水湄左臺右社兩觀
出層城曲阜何逶迤登堂禮器制度古山鼎玉豆兼鼎彝麾旂首尾
雜綵繪應發響答笙管吹翩翩翟籥自萬舞倚那歌頌無參差我

皇祖獻肅再拜微風不動揚靈旗於昭至聖儼陟降馨香明德遙相追
杏壇卓立懷英字書藏魯壁聞金絲老檜依稀記手植風霜剝蝕苔
鮮皮旋紋屈蟠金鐵骨蒼鱗怒出虬龍枝更遵輦路謁聖墓石壇一
望形嶺嶺千章喬木絕鳥雀楷旁刺有叢生著真宗東封駐蹕處至
今亭子畱遺規

宸章高揭懸日月十行仰睹爾雅辭詩律賦記妙風格天葩燦爛雲霞
垂鳳蓋

賜出表異數

御額題作千年基廟中玉節寒旂旌前金薤春歲蕤鬼神歲歲共呵
護屏除木魅奔妖螭世官博士逮四子元公遺愛分諸姬

聖朝名器豈濫與要爲吾道存網維漢帝太牢誌過魯貞觀釋奠弘唐
治豈若吾

皇闡精一修明經傳文在茲幸逢盛典愧揚厲恭頌辟雍明堂詩

蔡升元恭紀

皇帝釋奠闕里詩 岱郊成禮不封禪問俗江淮雨露寬東望泮林連

雙相南來車騎

勅祠官備通五父循牆入

詔許諸生夾道看知是

王心恆主敬稷門乍到便停鑾 洙水橋迴輦路存大庭雲物接松門

欒檀樹底林無刺飢飢祠前鳥不喧井稅新蠲今歲賦墓田重拓舊

時原自封黃玉千年後未見僂崇若

至尊

陸肯堂恭紀

聖駕臨幸闕里十二首 升中日觀下星衢簞道風清

睿覽紆不獨方行周海岱須知演孔得真圖 揚葭伐鼓泗源迴五色

仙雲夾仗開魯國三千圭竇士一時歡沸

屬車來 金絲堂近魯王宮五鳳遺軀嵌壁東

玉趾升階陳祝册杏壇進爵恰當中 犧象山尊自漢時軒懸翟舞奏

清詩太牢祠魯尋常事釋奠曾無九拜儀 上公奉席儼橋衡詩禮

堂前講義呈此日雍容陪勸誦親聆

天語誨諸生 檜樹靈根不作芽琳瑯金石淨苔花

聖心飲水尋真樂愛向庭陰汲井華 曲莖御蓋引旌旗日射暉隴樹

影疎

特勅中涓留魯殿萬年長護素王車 大庭遺庫墓門通甌甌壇前楷

木風縱是前朝曾駐蹕不聞拓地至千弓

賜衣賜爵莫恩殊更

賜今年一縣租博士特官元聖後褒崇盛禮百王無 因懷禮殿念賢

居銀榜高懸映紫虛不是東巡

親御魯如何寰海降

天書 燕山白石白於霜
琢就交龍額更長
載入檀車來闕里
一時奎壁盡騰光
書成盛典貯三雍
百世長應掌秩宗
卻笑祥符晏元獻
僅將靈貺頌東封

姜宸英恭紀

大駕東巡幸闕里 軒皇垂裳得天紀
七曜聚合如璧珠
經歲四千五百六貞元之會
今同符康熙紀元

天子聖二十三年文教敷
臨雍雷振靈龍鼓
拜浴天浮龍馬圖
舜乍揮荒服
靜神鞭再投
海水枯
爰議時巡
降清問
禮官具儀

帝曰俞
德音始渙
萬物泰
所過盡

賜明年租禮崇望告首東岱制度一一準有虞
簡省輿衛止除道奔走父老寧需扶
既陞五土事封禪亦笑八駿徒馳驅
闕里臨幸有故事跨漢軼唐禮數殊
泉林游泳證道妙魯門未到心先輸
有司宿戒壺濯陳羹餽飯簞邊脯
胸笥鱖虞羸編磬備和以琴瑟笙簫等樂工肄

成太常部三十六舞紛繁紆是月仲冬日己卯軫中朗概明前楹風和氣暄翼雪早冕旒肅穆中殿須雲肅之儀象二祭器羅列商周模祝辭親製

皇帝獻告虔幣嘉酌清醑贊稱九拜獻三跪此事今有古所無烟燎既舉神洋洋千官並起鏘璠瑜

皇帝更衣御行幄廬傳進講駢生徒如聆金石壁中奏復見詩禮庭前趨諦觀象設展圖繪始知妙手神明俱

帝乃載歌五言音成雅頌文典謨摩挲手植生意盡化工迴幹欣重蘇鸞旗北指廟扉闔義和停轡儼未晡墓門高敞大庭庫石梁徑渡城陰洙千年隧道絕荆棘四方移種饒檀榆黃玉一闕不復見惟見羣雀鳴相呼舉酒三酌復再拜草間翁仲聞都吁靈著目擊心自契陰陽變化誰能摹六師久嚴先輅動

皇情欲去增踟躕青雲留拂翠華葆垂露交輝金榜烏四氏承

恩拜稽首填觀萬姓皆睢盱踰年廟碑復載往

睿藻揮灑翰墨濡碑用西山奪玉石白鏹齎運出中帑蓋用琉璃瓦兼
兩樹之金聲門右咽排挾幽局煥長夜晶晶懸日當天衢百家騰恣
仁義塞可憐聖路久榛蕪元和大中祇文具漢鐫唐搨空模糊我
皇好道不旁鶩但言魯國惟一儒岐陽嚳陽先後聖覓我并列穹龜趺
從此膠庠盛經術絃歌詎獨鄒與邾人文化成休氣應陽和鼓動天
地鑪羣臣不知所報答

陛下萬歲長懽愉

李斯義恭紀

幸闕里 古廟旣釋奠遺寢亦肅拜步自洙水橋回流何澎湃窈窕萬
木聲青葱儼如畫鳥雀不敢巢蒼龍時一掛石壇四十九琳瑯倒金
薤當年駐蹕亭御氣發光怪枯楷長孫枝隧道惟所屆仰瞻塵
皇情恪恭實匪懈尊師

賜田宅塋兆拓首隘從茲億萬年風雨護靈界

彭殿元恭紀

聖駕幸闕里

聖治文德敷九垓咸洋溢欽明煌堯雪濬哲協舜日道德景前修詩書
崇四術東封告成功南狩問民疾

回鑾過闕里躋堂撫琴瑟惟茲魯一人生民未有匹生當姬周季憲章
而祖述刪訂萬禩功制作百王則我

皇紹道統異代如一室龍輅駐杏壇圓橋歡耄耋濟濟趨千官洋洋舞
八佾肅拜親几筵羹牆殆髮髯斯文信在茲日月中天揭訪道問咥
啊祠真崇太乙何如東魯尊隨彼老與佛卓哉

聖皇軌巍巍洵超越

六十七代衍聖公毓圻恭紀

聖駕臨幸闕里

文治高千古

神功冠百王昭回儲玉斗廣運叶珠囊

鴻業方頻廓丕基卜永臧威弧除契獮戰艦靖鯨鯢德比天中盛恩流
海外滂車書同朔漠候尉過氏羌瑞獸馴靈囿珍禽獻越裳馬牛弛
服馭琛賁競梯航至化從箕畢休徵備雨暘巍巍難可並蕩蕩莫能
詳沐浴

皇風暢謳歌

帝力忘郅隆看己治軫念尙如傷旰食恆無逸宵衣每不遑量元齊履
載手自致安攘濬哲謙彌著欽明抑愈彰右文窮學海稽古發書倉
遜志期終始虛懷樂就將拜言宗夏姒主善法殷商洙泗儒風在春
秋教澤長麟書先紀瑞虹玉晚徵祥汲汲恆忘老栖栖竟舍藏漫占
龍德隱寧問鳳歌狂吾道雖云否斯文幸未亡六經昏室燭一貫濟
川梁運啓千年

聖心符數仞牆遂煩

天子駕遠過素王鄉拜洛堪輝映遊河庶頡頏巡行時正泰順動月逢
陽馳道寬旌出期門羽衛強夔龍爭扈從褒鄂效勛勳繡陌三驅遠
銀河一帶杭恬波憑竹箭阜俗勸農桑巡歷句吳徧迴鑾泰岱旁六
龍雕玉轡八馬赭絲韁帳殿榮光護帷宮瑞靄翔清流經汶濟碧嶂
指尼防典禮咨宗伯威儀飭奉常先期虔滌濯經月肄筮簣企望卿
雲近遙占湛露灑和風冬暍暖晴旭曉滄涼菡萏金根動葳蕤繡幃
張虎賁黃袴褶豹尾綠沉槍會弁蟻幾燦華翎孔翠揚光民欣抃舞
五氏競趨蹌驚序班初合葱珩佩有瑒豫遊行緩緩

宸眷喜洋洋夙戒棲神宇修誠候

帝聞闕宮晨乍啓庭燎夜相望月轉觚棱黑烟籠玉碣蒼導從門左个
位設殿中央穆穆

天容泰安安

帝度莊元臣鳴劒珮髦士奉圭璋奕禩尊曷古千秋俎豆香音容瞻對
近左右駿奔忙信以蘋蘩薦馨傳錡釜湘牲脔昭博碩黍稷告豐穰
律應雲門奏聲和嶰谷篴貫珠成翕繹拊石協鏗鏘綴兆舒還疾麾
幢偃復抗金卮浮桂醕玉瓚酌椒漿大祝陳嘉幣司筵薦吉璜初行
九拜禮式煥兩楹光象設旋披幄龍蹲儼在牀畫圖環轍蹟琬琰撫
牆匡曠典崇師表隆規邁漢唐寶跗傳結構銀榜倍燁煌

恩撤鉤陳仗榮畱曲蓋黃每教逢盟薦長許侑烝嘗更

御經筵座還升詩禮堂明新歸至善爰象本乾剛異命何諄切臣心倍
悚惶遺蹤承顧問敷奏指微茫老檜如金鐵孤根耐雪霜泉餘寒井
渠杏傍古壇芳漆簡畱殘壁丹書缺閉房豐碑羅鼎鼐傑閣祕縹緗
仰被龍光渥重臨馬鬣荒已叨紆日馭更荷酌霞觥俯仰公西誌徘徊
徇端木場靈著枝見采文章蔓經量林內禽知避亭邊楷不僵槐檀
分幾種翠柏擁千章叢少豺狼穴衣無棘刺妨

一人迴顧盼萬彙盡殷昌忝主東家鬯頻膺

北闕慶遭逢真不世優渥愧難當褒寵松筠節輝騰綽楔坊

頒詩追雅頌

賜賦陋班揚乍捧豐貂笥兼承獸錦筐精鏐天地寶祕簡日星芒子姓
蒙甄錄蒐羅到桷杗錫祖先下

詔擴地旋除糧頌溢奎婁野

恩覃上下庠涓埃何以報高厚固難償芹獻同田父葵傾祝我

皇綿綿增寶歷秩秩衍銀潢卦定呈龍馬巢應下鳳凰太和盈宇宙景
運屬明良願泛千春酒恭稱萬歲觴謠吟歌有截舞蹈誦無疆

查昇直南書房觀

御製闕里碑文恭紀四首

祕殿花陰轉綠苔身隨冠珮到蓬萊巍我

鳳閣星辰近烜赫龍函日月開義舉六經歸典則文成五色象昭回
珠林玉冊光千古天上親曾一睹來奎章寶墨灑宮牆制作昭垂

邁百王一代儒林增潤色兩楹俎豆有輝光鸞迴

御帖晴雲濕螭護豐碑翠蘚香漢蹕唐封安足並

聖朝文治繼軒皇宮簾長日午風清細帙紛披雪蘭明楮上虬蟠方

詰曲行閒鳳舞必縱橫銀鈎鐵畫神常健挾石奔泉勢自成想見

御屏宵旰暇麟毫灑落瑞烟生列宿中天拱帝車翠華曾幸素王居

懸題已賜龍鸞額伐石重鐫琬琰書

聖學孳孳扶道統儒風習習返皇初微臣幸際休明日拜捧

天章近玉除

卞永式奉

勅齋

御製碑樹闕里恭紀巍巍堯德不可名天地得一皆清寧橐弓破矢

武功定手揭四海開文明圖書龍馬凌波至

玉輅東巡輯五瑞迴蹕親登闕里堂道源直濬通洙泗淋漓

容藻何煌煌日星炳曜飛天章龍舉鳳翥灑

宸翰登三成五超前王自愧不才同楫棘口啣尺一來鳧嶧不刻之罍
頌德碑獨攜星渚支機石河伯效順屏翳趨衛河十日長風吹百尺
磨崖切雲漢千鈞厚載連坤維金椎鐵畫工倕手靈鼇最屬蟠科斗
繼往開來魯素王長與穹碑同不朽憶昔弱冠登王衢委蛇出入承
明廡曉日濡毫立螭陛秋風侍獵隨鸞旗何緣盛典還躬遇
帝德師模兩昭布東山嵯峨泰岱高億萬斯年綿

聖祚

六十三代孫貞瑄夫子手植檜六章 文檜一章左旋其理厥體斯
直厥影不倚 文檜三尋萬木亞其尊天挺厥幹地厚其根 手澤
恒新世莫槁之振古特立神式保之 潤以雨露淬以風霜本支萬
億永庇無疆 樹之楷模貽之準標運有滄桑兆之枝條 靈怪藹
伏奇詭震聞莫敢或託之匪子所云

顏光猷舞雩臺 春暮臺高露未晞桃花飛漲掩荆扉當年童冠隨
遊處惟有空城獨鳥歸

六十七代孫毓埏唐槐 孤潔唐年樹青冥漢殿幽山河同不老雨

露合長流側有松風入根無蟻夢愁最憐殘暑退花映古城頭

又漢柏 魯王宮已沒翠柏尙含情何代移新甫於今傍大成名因

易世古榦以飽霜輕殿閣微風起蕭然萬壑清

六十八代衍聖公傳鐸恭紀

幸魯盛典書告成 焚香斐几閱瑤編彷彿金聲擲自天綠字赤文成

此日

翠華仙仗記當年道心想見

宸心契祖澤長蒙

帝澤宣顧問杏壇頻大息手攀遺檜一周旋鸞旂半駐圓橋外講幄曾

開舊宅邊採納遂兼風十五雍容看奏禮三千鴈行鷺序如聯翼聖

裔賢孫得並肩異數特畱隨輦蓋新恩仍擴護林田卽今廟貌輝丹
牕終古穹碑矗紫烟末系自慚無報答夢魂長繞

玉階前

又舞雩臺 郭外臺猶在清陰可息機俯臨沂水闊遙指岱宗微吾
祖曾遊憩先賢自詠歸至今畱物色不共晚雲飛

又漢柏 老幹何貞固由來異物情參天無曲影拂瓦作秋聲歲月
窮偏古風霜飽覺輕遙憐武侯廟萬里氣同清

又唐槐 憶自開元種盤挈勢若虬蟻封何代徒兔目到今畱蔽日
常疑雨含涼不待秋靈根蒙聖澤長峙殿西頭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一終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二

聖門弟子第十三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自子石已右三十
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聞見於書傳其四十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
者紀於左家語弟子解云右七十二弟子皆升堂入室者然所載顏
淵以下實七十六人古本家語無顏祖今本家語無顏何史記則兼
有顏何顏祖無琴牢陳亢縣亶而別有公伯寮秦冉鄒單合二書所
載弟子共得八十人焉考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者凡七十七人宋
初裁爲七十二人大觀閒又增至八十二人明嘉靖時復減爲七十
六人議論紛紜去取不一我

朝考訂文廟祀典專以家語史記二書爲據第黜公伯寮而進孟子
所引之牧皮然後八十人之數始復其舊茲於諸賢特著其年名出
處之大槩其言之見於魯論載記者槩不錄至追崇封爵及從祀

配享原委已在祀典考中亦就略焉序次照家語從其朔也

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歲貧而好學年二十九而髮盡白三十二而死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而門人益親魯定公嘗問於顏淵曰子亦聞東郭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郭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廐定公越席而起趣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郭畢之御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不識吾子何以知之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郭畢之御也升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對曰臣聞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閔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以孝稱初見夫子有菜色後有芻
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曰吾出蒹葭之
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
蓋龍旂旃裘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
今被夫子之教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
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也不仕大
夫不食汙君之祿夫子嘗以君子稱之

冉耕字伯牛魯人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卒

冉雍字仲弓魯人伯牛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父賤行惡而不能掩
其德

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爲孔子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子
我以遺孔子焉子我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
思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

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彤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靡麗竊窹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爲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子我歸以告孔子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端木賜字子貢或作贛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初受業爲弟子一年自謂過之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然後知弗及也齊景公嘗問曰子誰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對曰聖人也曰其聖何如對曰不

知也景公勃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對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履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公曰子之譽得毋太甚乎對曰臣尙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公曰善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導之以孝弟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升堂入室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請問其行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詩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畏彊禦

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龐荷天之寵不難不悚敷奏其勇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爲國老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滿而不盈實而若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夫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行夫四德者也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小商之行也孔

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可謂不險矣貴之不喜
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
之行也孔子曰獨富獨貴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
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
則訊欲給則裕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於詩
也則一曰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
士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螫不殺方
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
親喪則難能也啓螫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湯恭而
以恕是以日躋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覩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
固不足以知賢子貢有口才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臧孫行猛
政子貢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
止賞得則下歡悅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

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竽笙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乎子又不死臧孫慚而避位終身不出魯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也亂替也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是年夏定公薨後七年魯人執邾子子曰賜不幸多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孔子而訪焉子曰子爲義也口先聖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

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
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戰而跪
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旣而孔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子亦
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田常將欲爲亂而憚高國鮑晏因
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聞之會諸弟子而告之曰夫魯墳墓所處父
母之國不可不救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爲使子路
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至齊
說田常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君伐之過矣田常曰魯何難伐也子
貢曰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僞而無用其
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若伐吳夫吳城高而厚池廣
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
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
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夫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

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又欲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下恣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若緩師吾請往見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見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干乘之魯與吳爭彊甚爲王患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威暴齊而服強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願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待我伐越然後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王

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伐小越而畏
強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
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
成矣若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
以伐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
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
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然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
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
事未發而先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也越王頓首再拜曰孤少
失前人內不自量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
徒欲得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暴
猛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
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此則報吳之時也今王誠發

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吳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伸者也越王大悅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修俎豆而奉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王悉境內之兵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缺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自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眾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

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之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因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強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鄒之會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

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橐臯之會吳王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卽之會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齊陳恆弑其君簡公魯公孫宿以成叛入於齊魯人使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爲介先見公孫宿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爲子

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
宗國將焉用之宿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恆告
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捐子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晉
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祿媚
否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譴與闐寡君是以
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子貢好
廢舉與時轉貨貨嘗爲信陽宰相魯衛家千金結駟連騎束帛之幣
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與之分庭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
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卒終於齊

冉求字子有魯人亦伯牛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爲季氏宰
齊國書高無平帥師伐魯及清季孫曰齊師在清必魯故若之何冉
有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曰不能再有曰居封疆之閒季
孫告二子二子不可冉有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

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聚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郈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雲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齊軍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卞人少孔子九歲好勇力志抗直孔子嘗曰

自吾得仲由惡言不聞於耳初仕魯爲季氏宰後仕衛爲蒲邑大夫
請見於夫子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
勇寬而正可以懷彊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加之
正不難矣旣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
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
子貢御請問子曰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
以信矣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墉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
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且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
不擾也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衛顏雝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
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許之旣而二三子納金於
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
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
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

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行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弛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綯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其衛人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孔悝之母伯姬召蒯聵入乃劫孔悝以作亂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蒯聵入立是爲莊公方亂作子路在外聞

之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公去矣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蒯聵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乎必舍孔叔蒯聵懼乃下石乞孟縶攻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遂結纓而卒言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有文學仕魯爲武城宰以禮樂化民季康子問子游曰昔子產死鄭人大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瑱巷哭三月兮瑟不作夫子之死也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夫子之與子產也譬猶浸水之與膏雨乎

卜商字子夏衛人鄭康成曰溫國人少孔子四十五歲史記云四十四歲習於詩能通其義作詩序以文學著名爲人性不弘好論精微

時人無以尙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然於是衛以子夏爲聖人他日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曰益賜也曰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悅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孔子旣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初子夏嘗問書大義於孔子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臯陶謨益稷見禹稷臯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臯陶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子夏讀書旣畢而見孔子曰書之論事

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德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壞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懣喟忘已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以言書矣又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爲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化其餘各從其

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
則燕雀入海化爲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蟲
夏食而冬蟄蔽吞者八竅而卵生齟齬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
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後齒者脂日生者類父
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皆然乎子曰然子夏
又曰商聞山書云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
爲生下者爲死邱陵爲牡川谷爲牝蚌蛤龜珠與月盈虛是故堅土
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
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
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
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六十而鳳
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六十而龜爲之長鱗
蟲三百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六十而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

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則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孔子作春秋以屬子夏子夏傳門人公羊高穀梁赤又傳禮而毛詩之學亦推本於子夏云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爲人有容貌資質寬冲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門人友之而弗敬

曾參字子與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敝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有求於人人則獻之何爲不受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子問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不然則人何以稱其廉哉曾子姓魯卒聞一貫之旨及門之徒惟曾子之傳得其宗能通孝道孔子因之以作孝

經他日嘗自言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逮也木欲直而時不逮也椎牛而祭墓不如雞黍逮親存也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尙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存也親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堂高九仞棖題三尺殷轂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爲賤也悲不見吾親也初仕於莒其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年七十學名聞天下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旣受業孔子退而修行南遊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高柴字子羔禮記作子臯齊人齊大夫高氏之族少孔子三十歲古本家語云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然篤孝而有法爲成宰成人化之又爲衛士師則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子羔走郭門別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

君子不隱又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刑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刑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刑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昔公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三十歲古本家語云四十歲史記云四十九歲仕爲單父宰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謂之曰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子曰善小節也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子曰可以教孝教弟教學矣中節也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子乃歎曰其

大者乃在此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夫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所治者大則庶幾矣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傳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子賤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子賤曰民寒耕熱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非所以爲民也子賤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也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樊須字子遲魯人鄭康成曰齊人少孔子三十六歲古本家語云四十六歲仕於季氏

有若字子若魯人少孔子十三歲古本家語云三十六歲史記云四十三歲爲人強識好古道孔子沒門人思慕以有若之言似孔子至

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乃已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

原憲字子思宋人鄭康成曰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原思嘗爲宰孔子卒隱居衛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蔡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曰夫子豈病乎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古本家語作萇字子長范甯曰名芝字子長家語云魯人史記云齊人

南宮适家語作縚史記作括字子容又稱南宮敬叔魯人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考漢書古今人表有南容又有南宮敬叔顏師古於南容則注曰南宮縚也於南宮敬叔則注曰南宮适也故明夏洪基斷爲二人以南宮縚适括字子容者爲一人以仲孫說閱諡敬叔者爲

一人又孟懿子亦以父命學於孔子今從祀無何忌又以南宮敬叔與南容爲一人是弟子之從祀者遺敬叔懿子兩人矣

公皙哀字季次家語作克字季沉齊人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鄙天下多仕於私家者故終身未嘗屈節人臣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孔子賢之

曾點字子皙史記作蒧字皙曾參之父

顏無繇家語作顏繇字季路史記云字路顏回之父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焉

商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好易孔子傳之志焉傳楚人馯臂臂傳江東橋疵疵傳燕周豎豎傳淳于光乘傳齊田何何傳東武王同同傳淄川楊何田何又授丁寬寬授碭田王孫王孫授沛施雠東海孟喜琅邪梁邱賀由是漢儒言易者有施孟梁邱之學以漢初言易者有田何故世以別焦費學謂曰田何之易以孔子卦象爻

彖與文言說卦等離爲十二篇而說者目爲章句其實皆本之商瞿
漆雕開字子若史記云字子開蔡人鄭康成曰魯人少孔子十一歲
習尙書不樂仕

公良孺或作公良儒字子正陳人賢而有勇孔子去陳適衛過蒲會
公叔氏以蒲畔止孔子時子正以私車五乘從謂曰吾昔從夫子遇
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疾
蒲人懼乃要盟毋適衛而出孔子

秦商今本家語云字不慈古本家語作丕茲史記云字子丕魯人鄭
康成曰楚人少孔子四十歲史記索隱云四歲其父董父與孔子父
叔梁俱以力聞

顏高家語作刻一作尅字子驕魯人少孔子五十歲

司馬耕字子牛家語作司馬犁耕宋人多言而躁其兄向魋作亂奔
衛乃置其邑與珪而適齊魋自衛入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又致其邑

而適吳吳人惡之乃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邱輿

巫馬施家語作巫馬期字子期史記作子旗陳人鄭康成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爲單父宰子賤之宰單父也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子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因問其故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期曰是施之未至也

梁鱣或作鯉字叔魚齊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古本家語云三十九歲琴牢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家語有史記無

冉孺字子魯或作曾家語作冉儒字子魚魯人少孔子五十歲

顏辛史記作幸或作柳或作韋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

伯虔古本家語作處字子哲史記作子析今本家語作子楷魯人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古本家語作寵字子石衛人鄭康成曰楚人正義曰趙人少

孔子五十三歲子貢問子石曰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師以學於子

曹卹字子循蔡人少孔子五十歲

陳亢字子亢說文作伉一字子禽陳人少孔子四十歲或曰亢子貢弟子家語有史記無

叔仲會一作增字子期魯人鄭康成曰晉人少孔子五十四歲一云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迭侍於夫子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盡識於壯者哉孔子曰然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也

秦祖字子南秦人

奚容蒧字子皙家語作奚蒧字子偕一作子楷魯人正義曰衛人公祖句茲家語作公祖茲字子之魯人

廉潔史記家語皆作廉絜字子庸今本家語作子曹衛人

公西與如今本家語作公西與字子上魯人

罕父黑今本家語作宰父黑字子黑古本家語及史記皆作子索或作子素魯人

公西蒧字子尙史記云字子上魯人

壤駟赤字子徒家語作穰駟赤字子從秦人

冉季字子產或作子達魯人

鄭國字子徒魯人家語作薛邦字子從司馬貞曰邦作國者漢避高帝諱薛曰鄭者字譌也或曰薛邦鄭國實兩人

后處字里之史記云字子里齊人

縣亶索隱作縣豐廣韻注作縣亶父字子象魯人家語有史記無或云卽史記之鄆單也

左人鄆家語作左鄆字子行史記云字行魯人

狄黑字哲之史記云字哲一作子哲衛人

商澤字子秀一作子季魯人

任不齊字子選史記云字選楚人

榮旂家語作榮祁字子祺古本家語云字子顏魯人

顏噲字子聲魯人

原亢字子籍史記作原亢籍古本家語作原仇字籍一作原桃魯人
公肩定或作公有家語作公肩字子仲史記作公堅定字子中魯人
或曰衛人或曰晉人

秦非字子之魯人

漆雕徒父家語作漆雕從字子文或作子有或作子友魯人

燕伋古本家語作紱字子思史記云字思秦人

公夏首字乘家語作守字子乘魯人

句井疆今本家語云字子界古本家語云字子疆衛人

步叔乘字子車一作少叔乘齊人

石作蜀古本家語作石之蜀今本家語作石子蜀字子明秦之成紀人

邾巽字子斂家語作邾選字子飲一作國選一作邾巽魯人

施之常字子恆家語作子常魯人

申棖家語作申續又作申續字子周史記作申黨又作申棠字周或作儻或云字子續魯人鄭康成陸德明王應麟夏洪基等皆以爲一人唐開元宋大中祥符閒皆以爲兩人朱彝尊曰作兩人者是也樂欬家語作樂欣字子聲魯人

顏之僕字子叔史記云字叔魯人

孔忠今本家語作弗字子蔑孔子兄子

漆雕哆今本家語作修字子斂魯人

縣成字子祺今本家語云字子橫魯人

顏祖今本家語作相字子襄史記云字襄魯人古本家語無
秦冉字開史記有家語無

鄭單或作鄔單字子家史記有家語無

顏何字冉古本家語云以字稱魯人史記有今本家語無
牧皮年字里居無可考家語史記皆不載

述曰史記有公伯寮字子周馬融曰魯人明嘉靖初張璁從程敏政
之請以其常愬子路爲聖門之蠹滕始罷配食而此外左傳有仲孫
何忌及說小戴禮雜記有孺悲射義有公罔之裘厚點家語有孔璇
惠叔蘭莊子有常季晏子有鞠語呂覽有顏涿聚史記作顏濁鄒成
都文翁石室有廉瑀魯峻石壁畫有子服何皆受業孔子其中未必
無可採入從祀者今備列其名以俟後之議禮者考證焉

關里文獻考卷四十二終